金鋒著



子母離魂劍

2

金鋒著

子母離魂劍

第二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六回：公子拒婚冒夜走單騎

沙漠裡的颶風，力量大得不可想像，如果颶風一來，風勢之猛，直同排山倒海也似，這間小小石屋，築在平陽地上，前後左右又沒有擋風的岩石和山嶺，必定被颶風吹塌，這樣一來，自己兄妹兩人豈不是可以趁勢逃走？那知癲道姑也是個機警絕倫的人物，她知道天氣灼熱，是颶風到來的先兆，立卽關了屋門，再把屋中幾塊大石頭搬來，頂住屋門，冷笑說道：「颶風不久就要來了！可是我說過把你關在這石屋裡十日十夜，一天也不能够短缺，由現在起，比武暫停，可是颶風到來之時，你們兩個小混蛋如果要打主意逃走，哼哼，貧道馬上要了你們兩個小狗的性命！」史劍虹兄妹知道這癲道姑心狠手辣，說得出做得到，暗裡打個寒噤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過了頓飯工夫，屋外突然起了一聲異嘯的聲響，如千軍萬馬，似海潮怒吼，俄頃之間，狂風大作，天地昏黃，石屋四面牆壁也起了猛烈的震撼，工夫不大，風力越來越猛，尤其是屋門那一面，當正颶風來路，颶風刮了不到半個時辰，突然轟隆兩聲大响，兩扇木門倒了下來，連頂住屋門的石頭也撞開好幾尺遠，大片黃沙隨着狂風捲入，史劍虹尖聲大叫道：「不好！趕快逃命！」要知道凡是石屋之類，一遇見了颶風，第一最要緊把門窗關牢，如果門窗吹開，風力侵入屋裡，一牽一扯，牆壁就要倒塌！史家兩小兄妹看見屋門倒下，知道石屋快要毀塌，立卽跳起身來，直向屋外衝去，癲道姑還要挺身攔阻，冷不防嘩啦啦一聲响，石屋瓦面被颶風揭掉一半，碎瓦像雨點也似的瀉

落，癲道姑那裡還敢在屋裡逗留，嚇得她急不迭忙的連翻三四個觔斗，衝出屋外，他們三個人剛才搶出屋門，轟隆一聲，震天價也似的大响，石屋整間塌落，變成了一堆亂石和碎屑，假如他們三個人還痴呆呆的伏在屋裡不走，必定被壓成肉醬。

再說史劍虹兄妹衝出石屋外，吃颶風迎面一推，當堂立脚不住，仆跌在地，被風力激蕩得團團滾轉，史凌霜竭力掙扎，冷不防轟轟兩聲大响，一陣颶風着地刮到，居然把史凌霜像騰雲駕霧也似的，一直托上半空，狂風怒號，沙柱滾滾，一直把史凌霜不知道吹出多少里路，也不知刮到什麼方向，忽然嘩啦啦一聲大响，一股沙柱當頭壓了下來，把史凌霜撞落地上，接着巨量黃沙，由空中急瀉而下，頃刻之間，積成了一個兩丈高下的沙丘，史凌霜因爲落地稍遲，並沒有整個身軀被黃沙埋葬，只把她上半截身體合在沙丘的脚下，只得下半身和半件白披肩露出來，無意之中給狄鵬舉主僕瞥見，救回了她的性命。

以上就是史凌霜死裡逃生的經過，她在醒轉過來後，方才知道拯救自己的，竟是兩個多月以前，自己兄妹無意中救了的狄公子，當日在承化堡客店，自己兄妹崖岸自高，不肯和他攀交，那知到頭來一條性命，還是人家所救。史凌霜覺得羞愧無地，就要立即離去，那知道她被困在石屋裡，和癲道姑鬥了五日五夜，雖說是有休息間歇的時候，畢竟也累得精疲力盡，再挨過一場風沙打擊，沙浪埋葬，就算是鐵打的人，也要大傷元氣，史凌霜猛覺兩腿發痠，全身的骨節也像散了一般，知道不能够馬上離開了！她只好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坐回炕上，狄公子立即向江虎兒說道：「虎兒，你在這裡伺候史姑娘，讓她好好睡上一覺，知道沒有？」說着帶領下人退了出去，史凌霜看見狄公子在自己危難的時

候，始終以禮相待，沒有半點輕薄舉止，芳心裡面暗暗感激，她躺在炕上呆呆的想了一陣，忽然向江虎兒說道：「小管家，勞你的駕，把你家少主人請進來吧！」江虎兒應諾一聲，走出房間去了，須臾，狄鵬舉和虎兒一同進入臥房，史凌霜臉蛋紅紅的說道：「狄公子，我這次蒙你搭救，一客不煩二主，索性就在你這裡休息三天，不過在這三天裡面，公子爺切要吩咐一班下人守口如瓶，千萬不要說出我在這裡，三天過後，我就要不告而行，此中隱衷並非一言能盡，請公子爺不要見怪！」

狄鵬舉不假思索回答道：「晚生父子上次承賢昆季救了性命，這次畧效微勞，算不了什麼一回事！姑娘只管放心，我吩咐他們不要向外亂說便了！」又說了幾句安慰的話，方才退出，史凌霜除了感激之外，一點情苗，已經在心底裡暗茁不表。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史凌霜在宣慰使衙門裡歇息，過了兩天，到第三天早上，狄浩川清早起床，正在盥洗之間，忽然聽見門外馬嘶，下人進來報告道：「稟告大人，伊犂將軍薩大人遣使求見！」

狄浩川吃了一驚，伊犂將軍是皇帝派在邊庭的大將，鎮守西陲，並不屬迪化將軍的管轄，除了指揮調度軍隊之外，還兼管了民政，權力極大，跟當地回王分庭抗禮，伊犂將軍名叫做薩布素，出身是滿洲鑲白旗人，狄浩川初上任時，曾經拜謁過他一次，薩布素架子很大，半理不睬，這也難怪，在那時候滿洲官員對於一般漢人官吏，先天上已經抱着歧視態度，何況狄浩川還是得罪了和坤，貶謫邊疆的官員呢？今日居然派人求見，可說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了。狄浩川立即向下人道：「哦！請他在客廳等候吧！」匆匆洗漱穿衣，由狄公子陪伴，來到廳前，客廳裡坐着一個人，果然是薩將軍手下一名旗牌官，名叫做王得升，一見了狄浩川父子，立即上前 施禮道：「將軍在府裡設了家宴，請狄大人立即

駕臨，狄公子也請一道同去，現在就起程吧！」

狄浩川暗吃一驚，官塲裡宴遊酬酢，不是沒有，多半是一兩天之前，送到請帖，決沒有立即要去就席的，薩布素將軍是自己的頂頭上司，氣燄甚大，何以今日對自己突然尊敬起來？不過伊犂將軍既然對本人這樣賞面，自己那有拒絕之理？只好點點頭道：「有勞貴官相邀，就請回報將軍，狄某馬上就到！」王旗牌官望了望狄公子，作出一個會心微笑，然後告辭，狄浩川父子趕忙返入內宅換衣服，須臾之間，從人已經備好車馬，狄浩川父子離開宣慰使衙門，不到半晌，便到了伊犂將軍府，這將軍府倚山而建，一層疊着一層，乍眼看來，像一座刁斗森嚴的堡壘，這時候午牌未到，出乎意料之外，伊犂將軍薩布素親自降階相迎，一見了狄浩川，立即握手寒暄，狄浩川看見薩將軍對自己這樣前倨後恭，好比丈八金剛，摸不着本身的頭腦，大家進了花廳，客套幾句，下人進來報告，筵席已經準備，就在東院軒閣裡面，薩將軍笑說道：「狄大人，請到裡面喝杯水酒，喝完了酒，薩某人有幾句話！」狄浩川父子滿腹狐疑，跟着薩布素將軍進了西軒，這裡是一座高大的軒閣，擺了一桌酒菜，大家依序入席，分開賓主坐下，酒過三巡，薩布素將軍忽然指着狄鵬舉向狄浩川道：「狄大人，令公郎今年多少歲數了？娶了妻子沒有？」

狄浩川慌忙答道：「承蒙將軍下問，犬兒今年虛渡廿五，讀書不成，學劍不就，還未曾授室哩！」薩布素將軍大笑道：「那裡那裡，狄大人太客氣了！本爵聽見人說，令公郎英雄無敵，那一天在伊犂回王府裡，打敗了回王阿薩布旺手下第一名力士，替咱們天朝面子增光不少，眞正是後生可畏呢！」狄浩川聽見將軍這樣誇讚自己兒子，慌忙說道：「將軍過奬，那一次小兒不過是憑着機智，僥

倖獲勝罷了！說到武藝一層，他還是不行哩！」薩將軍掀髯大笑，他扭頭向侍從呼叫道：「請格格出來相見！」

「格格」是滿洲話「小姐」的意思，跟「福晉」是「夫人」尊稱一樣，狄浩川知道薩將軍叫女兒出來見客，滿洲人對於男女關防，雖然沒有漢人那樣重視，不過堂堂一位將軍的千金小姐，也不是隨便出來見生面人的，薩布素將軍居然破了例，狄浩川是個老官塲，當堂猜透幾分，過了半晌，一陣環珮叮噹之聲，屏風後走出一個滿洲少女，戴着滿頭珠翠花鈿，穿了一條湖水色的長袍，上身還披了件深藍色的絨衣，腰肢欵擺，娉娉婷婷的走出來，身後還跟着兩個侍女，薩布素將軍笑道：「這是小女玉香。玉兒過來！這位是狄大人，那位是狄公子，過來行禮！」

薩玉香低鬟一笑，上前向狄浩川父子襝衽，作了一個萬福，狄浩川慌忙還禮，嘴裡說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肚內更加明白了七八分，狄鵬舉看見這位玉香姑娘，雖然扮相華貴，姿色不俗，可是不知怎的，她在自己眼裡看來，總覺得俗不可耐，跟史凌霜的英姿颯爽，婀娜剛健，簡直有如雲泥之判！薩布素將軍看了看自己女兒，又望望狄公子，暗裡點頭，請大家坐下來，狄鵬舉的座位，恰好正對着薩將軍的女兒，覺得十分靦覥。下人斟了一巡酒，薩布素將軍拿起酒杯說道：「我們滿洲人習俗尙武，小女也練了一身武藝，她聽說狄世兄打敗了伊犂回王手下第一名力士，景仰到了不得，請狄世兄指教！」狄鵬舉暗吃一驚，想道：「難道薩將軍今天請我來，爲的就是要跟他的女兒比武！」

薩玉香姑娘笑了一笑，她向侍女說道：「春娥，拿我的飛刀來！」左邊一個頭戴紅花的侍女立即托過一個硃紅木盤，木盤上放了一把飛刀，一個金黃色的萍果，狄浩川不明白她拿這東西出來，存着

什麼意思，狄公子却明白了幾分，薩玉香先把萍果拿在左手，右手抄起飛刀，忽然向狄鵬舉笑道：「狄公子，奴家僭先獻醜，目的不外是拋磚引玉，請狄公子指教！」話聲未了，這位滿洲姑娘陡的左手一揚，把萍果拋起一丈多高來，右手揚空一閃，颯聲風响，飛刀似閃電般飛出，把那萍果齊中劈做兩片，那飛刀斫開萍果，餘勢猶勁，卜托一响，射中軒閣正樑，飛刀釘入樑木，深凡三寸，薩將軍的侍從采聲雷動，狄浩川拍掌叫道：「薩姑娘好本領，不愧是將軍虎女哩！」



這位滿洲小姐，陡的左手一揚，把蘋果拋高，右手揚空一閃，那柄發出的飛刀便把那蘋果劈開。

狄鵬舉是個慣家，知道薩小姐有意較量自己，這飛刀劈果的伎倆，看似尋常，其實絕不容易，除了眼力手勁之外，還要會用巧勁，因爲萍果拋在空中，輕飄飄的，完全沒有受力之點，要用飛刀把它劈做兩片，必定要看準了萍果由空中掉落的剎那，立即一飛刀穿過去，打從萍果中心切過，方才可以成功，不過能够達到這個地步，也跟百步穿楊差不多了。狄公子心裡暗想，自己是一個堂堂男子漢，

那裡能够叫一個姑娘當着自己面前，耀武揚威？他不由劍眉一豎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薩姑娘的飛刀絕技，果然不同凡俗，我狄鵬舉雖然不敏，也有一點末技，用助酒興！」狄公子說過這兩句話，立卽向從人手裡拿過一張弓和兩支鑿子狼牙箭。他首先離開席位，把那兩半片萍果拾起來，回頭叫道：「虎兒！」江虎兒應聲由廳下走上來，原來他也跟着狄家父子，一同到將軍府，算是隨從身份，狄鵬舉把那兩半片萍果交到江虎兒手裡，說道：「虎兒！你把這兩邊萍果用力向前面擲出去，要抛得低，要擲得遠！」

狄公子說着把弓箭上弦，江虎兒知道了少主人的意思，立卽叫了一個好字，兩臂一揮，將兩半邊萍果用力飛擲出去，他故意擲得低低的，離地不到三尺，狄鵬舉弓弦一拉，嗤嗤兩响，接連射出兩支箭來，眞個是弓開如滿月，箭去似流星，這兩支箭不偏不歪追上兩邊萍果，颼颼，直貫果心，一直飛出三丈以外，方才落下地來，狄公子這一下神箭穿果，比起薩小姐剛才的飛刀劈果，更加難能，因爲萍果劈做兩邊，鵠的已經縮小，而且又是貼地平飛，越發難以命中，狄公子居然連發兩箭，貫穿果心，將軍府的衞士隨從，不禁掌聲雷動，個個異口同聲喊道：「神箭神箭！狄公子射得好神箭哩！」

薩將軍看見狄公子有這樣過人的眼力，不禁呵呵大笑，翹起大拇指來，說道：「狄世兄眞個是神乎其技，我薩布素還是有生以來，第一次見着這樣的神射手。浩川兄，我家玉兒跟狄世兄眞正是女貌郎才，天生佳偶，不如就在席上聯了親吧！」狄浩川已經估量到薩將軍要把他的女兒許配自己兒子，却猜不到對方這樣直截了當的開口，不禁受寵若驚，要知道滿淸入關的初期，滿洲人最瞧不起漢人，滿漢之間從來很少締通婚媾，薩布素將軍居然肯提出把女兒匹配，這件事對自己來說，可說光釆之

至。薩玉香小姐羞得粉面緋紅，站起身來，一窩風跑入屏風後去了。薩將軍呵呵大笑，狄浩川回頭向兒子說道：「鵬舉，快來拜見岳丈！」

那知道狄鵬舉忽然站起身來，朗聲說道：「將軍恕罪，爹爹莫怪！孩兒不能够娶薩姑娘，齊大非偶，將軍盛情，晚生祇好心領了！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狄浩川好比兜頭澆下一盆冷水，薩布素將軍面上也勃然變色，厲聲說道：「什麼叫做齊大非偶，狄世兄，我女兒難道配你不上嗎？」狄浩川知道這位滿洲將軍如果一動起雷霆之怒，自己父子就要命喪異邦，趕忙站起身來，呵叱狄鵬舉道：「鵬兒！不要滿口胡說！快向將軍認錯！」又向薩布素道：「將軍，小兒自小被老夫縱容慣了，不會見過世面，讓我回去好好勸他，三日之內，一定有好消息回報！」薩將軍鐵靑着面孔，哼了一聲，狄浩川看見局面尷尬，故意皺了一皺眉頭，强笑說道：「將軍！老夫眞個不中用了，喝了一點兒酒，便覺得有些頭暈，不勝酒力，就此告辭，改日再登門負荆吧！」薩布素將軍冷冷的說道：「哦！狄大人喝醉了，人來！送客！」左右立卽過來，準備車馬，這一席酒不歡而散。

在返回衙門的路上，狄浩川面色十分沉鬱，馬車到了半路，他才向兒子道：「鵬兒！你怎的這樣不懂事？因了你一句話，咱們父子今天幾乎惹了殺身之禍！」狄鵬舉低下了頭答道：「爹爹恕罪，孩兒委實不喜歡薩將軍的女兒，與其勉强服從，終生受活，不如早一點決絕了她，這是我區區寸衷……」狄浩川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孩子！我何嘗不知道你討厭滿洲官員，可是當今天子也是滿洲人，咱們一出世便做異朝統治的人，這有甚麼方法？拒絕婚事不打緊，最怕薩將軍老羞成怒，咱們父子的性命就完結了啦！」狄鵬舉不禁默然，父子兩人剛才返到宣慰使衙門，一個下人慌慌張張的走出來，

說道：「少爺不好！那位史姑娘走了啦！她祇給你留下一封信！」

狄鵬舉估不到史凌霜這般快便走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問道：「她走了嗎？她是那個時候走的？你們怎的不把她留住，眞正是沒用飯桶，糊塗混帳！」他這樣一連串的問，把幾個下人問得啞口無言。狄公子一窩風衝進史凌霜住過的房間，狄浩川看着兒子的背影，搖頭不迭。

再說狄公子聽說史凌霜不別而行，彷彿丢失了什麼寶貝也似，立即跑進臥房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小几上擱着一封沒有緘口的信，信面寫着狄公子安啓五個簪花小字，字跡娟秀，狄鵬舉立即把信箋抽出來，內文竟是：

「狄鵬舉公子雅鑒：

小妹承活命之恩，感激莫名，獨惜公子出身宦門，家嚴再三耳提面命，着愚兄妹不得與官府中人交往，是故不辭而行，此舉似覺不情，但在小妹而言，誠爲迫不得已，他年有暇請過訪天山，容圖後會，大德異日再報，行色匆匆，不贅。」

底下署了小妹凌霜敬拜六個纖秀楷字，狄鵬舉不禁目定口呆，喃喃說道：「哦！她走了！她走了！」沒精打采的返入自己臥房裡，這天晚上，狄公子連飯也沒心吃，腦海裡思緒如潮，翻來覆去，一夜不能闔眼，他想着自己暗中愛戀史凌霜，但是她對自己始終避之若浼，另一方面，薩布素將軍却垂青自己，要把愛女許配，薩將軍女兒雖然武功超卓，姿首不陋，可是自己不知怎的，跟她絕不投緣，尤其是滿漢的成見，自己從小時候起便橫亘胸中，一看見滿洲人，便自說不出的憎恨，怎可以做一個滿洲將軍的坦腹東床呢？如果不答應這頭婚事，萬一薩布素將軍動起怒來，自己兩父子的性命，

豈不是危如纍卵，爹爹年逾半百，祇因爲剛正不阿，得罪權貴，充戍遠邊，已經是人生最悲慘的事，自己難道還要忍心叫他老人家命喪異域嗎？眞個是答應固然是難，不答允更加不是。狄公子一直想到五更拂曉，始終沒有法子決定主意，對薩將軍這頭婚事，究竟答應還是不答應？他忽然看見桌上擺着的「四書」，突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拍案叫道：「對了！枉我讀了這許多年書，舍書識墨，連孟子一章也忘記了！眞正是徒讀聖賢之書哩！」

原來古人把論語、大學、中庸、孟子這四本書，合稱四書，「孟子」居於四書之末，是記載亞聖孟夫子一生週遊列國，游說國君諸侯，應對弟子的答問，狄鵬舉怎樣由孟子這本書裡想出主意來呢？原來孟子上篇裡面，孟子對他的弟子公孫丑有幾句淺白的譬喻：那就是公孫丑問孟子道：「舜爲天子，臯陶爲吏，瞽叟殺人，舜將如何？」孟子不假思索的回答道：「舜當竊負而逃，棄天下如敝屣，」這一個譬喻就是，大舜是古時國君裡面孝行最出名的一個，臯陶是古時最嚴明的法吏，執法如山，絕不徇私，瞽叟是舜的生身父親，歷史上說他是個生性極端橫暴的人，公孫丑問老師道：「假如舜是天子，臯陶執法，瞽叟犯了殺人大罪，臯陶要把舜的父親處死，舜讓臯陶執法殺父親？還是憑藉天子威權，要臯陶枉法縱放呢？」孟老子立即回答道：「那麼，舜一定是偷偷帶他父親私自逃跑，連天子也不做，成全他孝順之名呢！」狄公子就是想到「竊負而逃」這四個字，他想着自己如果不滿意薩布素將軍女兒，形勢上又不能拒絕的話，祇有出之一逃，自己背着父親逃跑了！薩將軍一定不好意思加罪自己父親，等到躲過一兩年，風平浪靜，自己再回到父親的身邊，豈不是行了嗎？狄鵬舉把牙關一咬，決定私自逃走，可是自己身居異域，無親無故，又逃到那裡呢？他忽然想起史凌霜的留信字

句裡面，有「他年有暇過訪天山，容圖後會。」這兩句話，可見她對自己不是沒有情意，自己何不索性跑到北天山去？如果得着史凌霜的引薦，拜在大俠史存明的門下，練成絕技，豈不是一舉兩得嗎？狄鵬舉主意決定，心安理泰，矇矓的睡着了。到第二天日上三竿，狄公子方才起床，他在洗漱時候，把江虎兒喚進書房，低聲問道：「虎兒，你喜歡留在這裡伺候老大人，還是跟着我浪跡天涯，到遠處去？」

江虎兒眨了眨眼睛，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！公子爺不喜歡薩將軍的女兒，要背了老大人逃跑，是與不是？」狄鵬舉笑罵道：「胡說！」心裡却暗讚江虎兒聰明伶俐，他看看四面沒人，方才說道：「虎兒，你猜中了，我為了避免牽累老大人，祇有出之逃婚一着，我帶你一同到北天山去，你敢去嗎？」江虎兒道：「奴才這條性命是少主人拾回來的！今後一生一世也跟隨公子爺，有什麼敢與不敢？我回去收拾幾件衣服，跟着公子動程便是。」狄鵬舉道：「你別這樣猴急，現在還不是逃走的時候哩，今天晚上，你如此這般的溜出宣慰使衙門，如此這般的接應我，知道沒有？」江虎兒不禁大喜，應諾而退。

狄鵬舉想起白髮蕭疏的老父來，父子分袂在即，覺得十分難過，可是一想到自己如果不忍痛離開，必定給老父帶來不測之禍，狄公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這天他整日躲在書房裡，寫了一封長信，是留給老父的，到了晚上，狄鵬舉暗裡收拾了幾十錠黃金，一把寶劍，另外弓箭糧食水袋之類，打成一個包袱，二更過後，估量下人完全睡着了，推開房門，走出院子，一直來到宣慰使衙門的後牆，乾咳兩聲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院牆外傳來了擊掌之聲，一連三下，狄鵬舉知道江虎兒已經備好馬匹，立即

把身一聳，跳上牆頭，這土牆不到五尺高，狄公子略一騰挪，便自跳落院牆外的長巷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江虎兒已經在巷口牽着兩匹駿馬，馬背上還馱了兩個大包袱，狄公子更不打話，擺了擺手，主僕兩人飛身上騎，一勒馬韁，蹄聲得得，馬去如飛，須臾之間已經離開伊犁，踏上了茫茫的征路。

且不說狄浩川次日清早起來，發覺兒子失踪，驚怒交迸。再說狄鵬舉江虎兒主僕兩人，冒夜出了伊犁城池，一直跑了好幾十里，天色已經大亮，主僕兩人方才放鬆坐馬轡頭，直向天山走去，他們這次逃走是有計劃的，身邊帶的糧食和銀兩十分充足，原來新疆天山以北有一種奇異的現象，就是地下到處都有噴泉，這些噴泉有的清可見底，有的水色黃濁，含着硫磺質料，大部份都是灼熱異常，可以把生蛋浸成熟蛋，將活鮮的生肉泡成熟透的肉塊，此其一，同時許多地方，蘊藏石油很富，不時有原油冒出地面來，變成了一種油泉，土人名叫做「黑泉子」，用來點火取暖，不費分文，眞個是天然富源哩！狄鵬舉主僕一連走了三天，積雪巍峨的北天山，已經在望，狄公子在路上用弓箭射了兩頭雁，打算拔毛烤吃，沿路上却找不着乾柴枯草，忽然發覺前面有一眼噴泉，江虎兒拍手笑道：「少爺有了！前面那個噴泉的水，多半是灼熱的，咱們祇要把生的雁肉切下來，泡在水裡浸熟，便可以大吃一頓哩！」

狄鵬舉大喜說道：「好主意！」當下一縱坐馬，跑上前去，忽然看見噴泉旁邊，蹲伏着一個人，這人是個道姑，穿了一件黑色道袍，滿身塵土，狄鵬舉大吃一驚，連忙定睛看時，原來那道姑已近中年，頭面和手背瘡癩纍纍，說不出的污穢難看，全身封滿塵土，就像由洞穴裡鑽出來的鼴鼠一般，神色十分萎頓，她看見狄公子乘馬走近，怪聲怪氣的叫道：「我餓急了！你身上有沒有乾糧，快給一點

我吃！」

狄公子十分詫異，這癲道姑怎的弄到滿身塵土，這樣汚穢，不過他到底是個慈悲心腸的人，立即跳下馬來，解開行囊，拿出兩塊乾麵饅頭，遞給那癲道姑，癲道姑全不客氣，伸手接過，放在口裡大嚼特嚼，狼吞虎咽，狄公子見她吃相這樣難看，暗自駭異，想道：「這道姑像沒有東西吃許多天了，怎的這樣狼狽呢！」癲道姑又啞聲嘶叫道：「我還要水！給點水我！」狄公子又遞過水囊，江虎兒扯了扯他的衣角，低聲說道：「少爺，這道姑滿身邪氣，還是少理會她！」狄鵬舉搖了搖頭，把水囊遞到癲道姑嘴邊，道姑更不客氣，一口氣喝了大半囊水，飲食吃過之後，那癲道姑的精神立即回復過來，她拍了拍身上塵土，一聲怪笑，長臂伸處，竟把江虎兒夾背心衣服抓住，向上一提，將江虎兒高高的舉起來，喝道：「小子！你敢胆說我滿身邪氣？我到底邪在那裡？」話未說完，雙臂一圈，把他向地上重重一摔，江虎兒哎喲一聲，被她摔得暈了。

狄鵬舉看見癲道姑剛才脫了厄困，便自翻面傷人，不禁勃然大怒，呼的一拳，用了着「肘底衝拳」，向癲道姑肩背打去，撲的一聲，打個正着，如擊敗絮，狄公子大吃一驚！原來癲道姑的內家運氣功夫，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，他正要把拳頭收回，冷不防癲道姑中拳之處肌肉一脹，一股大力推來，撲通，那道姑身不動手不抬，居然把狄公子拋出一丈以外！跌了個發昏二十一，狄鵬舉又驚又怒，他在地上一個虎跳躍起，嗖的一响，長劍出鞘，「疾風掃林」，嗤的向那道姑刺去，那知狄公子的劍剛才刺出，猛覺手腕一沉，自己的劍如同刺在砧板上，分毫不動，狄鵬舉睜眼看時，不禁大駭！原來癲道姑挺立在地，右手叉腰，左臂平伸，中食兩指夾定了自己的劍尖，狄公子用力一抽，居然紋

絲不動，對方兩隻指頭，宛如鐵鑄相彷，狄鵬舉正在又驚又怒，癲道姑陡的喝道：「小子！憑你這點微末之技，也配跟祖姑奶奶動手，看着！」手腕顫處，指尖透出一股熱力來，說也奇怪，狄公子手中長劍，劍身慢慢彎曲，就像下湯鍋的麵條一般，不禁大驚失色，虎口不由自主一鬆，祇聽噹噹兩聲大响，一柄長劍脫手飛出三丈多遠，滴溜溜的向下一落，插在噴泉邊的泥土內，癲道姑全然不動，便把狄鵬舉的劍拋出幾丈外。他不禁既驚且疑，想道：「這癲道姑既然有這樣高深本領！怎的滿身塵土，連吃食也找不着呢？她到底是何方神聖？是人還是妖怪？」

不過他儘管震驚了對方的武功，却覺得這癲道姑行徑乖僻，令人憎厭。狄公子正要翻身逃跑，冷不防癲道姑拔身一聳，飛身直掠過來，向他面前一截，伸手一攔，扳着醜面厲聲喝道：「小子！要逃跑嗎？你要不要活命？」

第七回：彈雨劍風鬥郡主

狄公子看見癲道姑眼放兇光，像要擇人而噬的樣子，不禁打個寒噤！可是回心一想，自已剛才救了她的性命，難道她這樣失心瘋，恩將仇報不成！當下胆氣一壯，朗聲說道：「你這人好沒道理！你剛才飢寒交逼，我給你飲水和食物，雖然是施恩莫望報，但是我的書僮不過在口頭上冒犯了你幾句，你把他摔暈之後，還要跟我為難！還有半點人性嗎？你的本領比我高，就是馬上把我殺了，我也不會皺一皺眉頭，如果怕死的話，不算英雄好漢！」

原來癲道姑當日在白塔山下的石屋裡，設下陷阱埋伏，禁錮了史劍虹，史凌霜兩兄妹，要跟他們比武十天，揣摩史存明的家傳武學，鑽研他的雷電披風劍法，那知道天公不造美，偏偏在這個時候刮起了颶風來，摧毀了癲道姑囚人的石屋，史劍虹兄妹趁着颶風逃脫，癲道姑本人呢？也被一陣狂風捲上了天空，（西北土人名叫做羊角風）不住的翻觔斗，一任她有絕世武功，也是不由自主，不知道在空中轉了幾千百個觔斗，也不知道刮出多少里路，等到風力減弱，方才砰的一聲，摔下地來，當堂天旋地轉，滿眼漆黑，暈了過去！直到經過好久好久的時候，方才甦醒過來，只覺得肚腹飢餓，喉頭乾渴，癲道姑要想掙扎起來，可是這場颶風已經把她弄得筋疲力盡，再也不能夠站起身去尋找有人烟的所在，癲道姑內功精湛，對肚餓還不覺怎的，對口渴却十分難受，她在沒法可想之餘，索性爬伏在地，運用最後一點精力，用雙手挖掘泥土，希望能夠得到飲水，原來新疆一帶，最多地下河流，比如

一片草原，或者是一大塊砂積佈滿的荒地，往往挖下幾尺泥土，便有水源，癲道姑存了希冀萬一的心理，使勁抓挖泥土，那知道一連挖了三尺多深，弄了一身泥土，地下還是涓滴全無，如果不是狄公子及時趕到，癲道姑就要渴死在天山脚下哩！

狄公子這幾句理直氣壯的話，癲道姑聽在耳裡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可是不旋踵間，勃然大怒起來，喝道：「我生平最恨人家背地罵人，你那書僮却要口舌招禍！哼哼，你別以為給我一點飲水食物，就是莫大恩惠，你祖姑奶奶一生一世人不知道甚麼叫做恩惠，今天雖然不至要你的命，零碎苦頭却少不了你的份兒！廢話少說，先把你的書僮弄醒再說吧！」狄公子想不到癲道姑這樣橫蠻無理，心裡十分憤怒，可是想着打她不過，只好忍氣吞聲，先把江虎兒救醒過來再說，那知道江虎兒身子結實，不等狄鵬舉去救他，已經甦醒，癲道姑的話句句入耳，江虎兒由地上一骨碌跳起身來，罵道：「你說我背後罵你嗎？不錯，你這妖婦不是好人，我不止背面罵你，當面也要罵你！你這賊道姑，賊妖婦，滿身疥癩的老魔怪！」

癲道姑呵呵狂笑起來，她見江虎兒胆子大，骨頭硬，倒和自已少年時候的性情相似，不由起了惺惺相惜之意，她再踏上一步，故意喝道：「小子！你有種再罵一句，姑奶奶立即宰了你！」江虎兒叫道：「我不怕死，你殺死我也要罵你，賊道姑！老魔怪！」

狄鵬舉恐怕癲道姑翻臉殺了江虎兒，立即向他面前一截，那知癲道姑突然一伸手，左手抓住狄鵬舉的當胸，右手抓住江虎兒的衣領，振臂向外一揮！她這一下出手如電，狄公子主僕兩人不由自主的向外飛去！他們以為自已這一交必定摔得不輕，那知道他兩人一左一右，飛出七八步外，便自輕輕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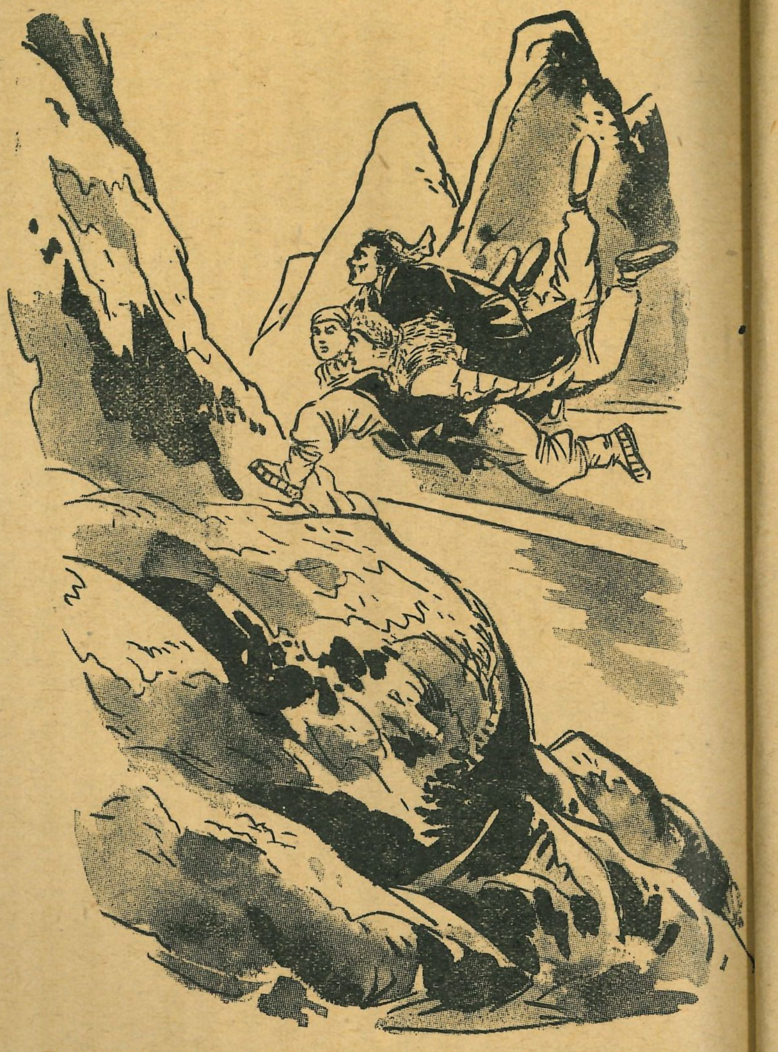
下一落，雙脚着地。原來癲道姑拋擲他們時，用了一種很巧妙的氣勁，雖然伸臂一拋，竟似托着他們輕輕放在地上一般，癲道姑的勁力用得這樣出神入化，武功造詣之深，已可想見！狄公子向江虎兒招手道：「虎兒！走吧！」兩主僕剛要上馬，癲道姑忽然呵叱了一聲：「我沒有叫你們走！你們怎的離開，是不是不要性命？」

狄鵬舉知道她這一句是說得到做得出，只好站定脚步，回頭說道：「我們主僕給你摔了兩交，已經自認晦氣，怎的還不放我們走？難道要把我們主僕扣押起來嗎？」癲道姑呵呵笑道：「對了！我就是要扣押你們，我來問你一句，我要收你們做徒弟，你們願意不願意？快說！」

江虎兒呸了一口，說道：「放屁！」狄鵬舉看出這癲道姑性情古怪，喜怒無常，自已萬不能够跟她硬抗，立即喝住了江虎兒，說道：「我們都是愛好武技的人，遇見了本領高强的人，當然是要拜師，可是你的本領，還不算怎樣高强哩！」癲道姑暴怒起來，喝道：「我的本領怎樣不高强？你說！」

狄鵬舉笑了一笑說道：「你對着我們暴跳如雷有甚麽用處呢？我來問你一句，這座山叫甚麽名字？」癲道姑怒道：「這座山是天山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」狄公子道：「北天山上有一位隱居的大俠名叫做史存明，他的本領才是眞正高强，你一定打他不過！」

狄鵬舉這幾句話說中了癲道姑的心病，她這三年以來，念念不忘到北天山去，再找史存明決個雌雄，孜孜勤練武功，可是她明白自已的武功雖然增進，但是史存明也決不會把本身的武功擱下來。自已進步，對方也一樣有進展，豈不是仍然遜人家一着嗎？所以她才想出誘捕史劍虹兄妹這個法子，狄



癲道姑發怒，左右挾持着狄鵬舉主僕二人，施展輕功飛越北天山。

鵬舉這樣一說，瘋道姑眞個無名火高三千丈，連連迸跳說道：「小子！你說我不是史存明的敵手？很好，我和你一齊上北天山，找他決個高下！」她說着陡的向前一撲，雙手分處，已經抓住狄鵬舉主僕兩人的「肩貞穴」，這是人身痺痲穴道之一，狄鵬舉和江虎兒登時全身痠軟無力，瘋道姑把他們向肋下一挾，展開陸地飛行功夫，星飛電掣，一陣狂風也似的，直向北天山奔跑過去！

狄公子被瘋道姑挾在肋下，要想用力掙扎，苦於穴道被點，全身癱軟，掙扎不得，就是沒有閉住穴道，也是無能爲力，因爲瘋道姑的手臂，活像鐵箍也似的，緊緊夾定了自已的身體，那裡能夠掙動半分呢？不到頓飯工夫，瘋道姑已經跑到天山下，她絕不猶豫地，向着高入雲霄的山壁攀升上去，狄公子暗裡叫苦不迭，瘋道姑挾了兩個人，萬一她輕身提氣不住，由懸崖頂翻了下來，自已兩主僕豈不是要粉身碎骨，死無葬身地？狄鵬舉只好索性把心一橫，閉了眼睛，只聽得兩個耳朶呼呼風响，身子凌虛御空，宛如騰雲駕霧也似，江虎兒却是胆量奇大，他並沒有學少主人那樣閉了眼睛，反而拾起頭來，看四下的景物，只見瘋道姑挾着自已主僕兩人，疾如流星過度，升上一座高山，又是一座高山，攀過一座峻嶺，又是一座峻嶺，全不吃力，彷彿自已兩個人在她的身上，完全沒有重量一般！江虎兒心中暗想，這老魔怪眞個是了不起，只不知道她要找尋的那個史存明是甚麼人物，瘋道姑一聽見少爺提起這個名字來，怎的馬上現出憤恨神色，立即要跟他比鬥？

且不說狄鵬舉主僕兩人，各有各的心思，瘋道姑挾着他們兩個，不經不覺，將近跑到阿特瑪朗峰下，冷不防刺斜裡一聲淸叱，一條人影飛了出來，向瘋道姑面前一截，狄鵬舉急忙睜開眼睛，看見攔路的是一個中年美婦，身披着一頂白狐裘，雲鬟花顏，豐姿綽約，手裡提着一柄亮閃閃的長劍，她把

手中劍向瘋道姑一指，喝道：「該死的賊道姑，你和我們訂了三年比武之約，一直過了半年約期，還不見你到天山來，却用陰謀手段來害我的兒女，你把我的兒子逼到那裡去了？快說出來，不然的話，馬上叫你身首異處！」

瘋道姑聽見對方這樣一叱喝，立即明白這身披白狐皮裘的美婦人，正是二十年前名震西域，屢次大破淸兵的金弓郡主孟絲倫，她乾笑了一聲，把狄鵬舉和江虎兒向地上一放，向狄公子喝道：「小子你瞧淸楚了，這是史存明的妻子，我首先打敗她給你看！」說着一捋袍袖，颯聲風响，拔出一柄二尺有餘，三尺不足的烏金劍來，猙笑說道：「你問我討兒子嗎？你的兒子給我監禁起來了，又怎麼樣？」孟絲倫勃然大怒，劍光一起，用了個「玉女投梭」的招式，向瘋道姑胸口刺來，瘋道姑不慌不忙，反手一劍，身隨劍走，一牽一引，孟絲倫身子一幌，向左邊衝出兩步，寶劍幾乎脫手，不禁大吃一驚！要知道金弓郡主自從歸隱天山之後，武功大進，那知道迎敵瘋道姑，只一接招，便自幾乎出醜！瘋道姑劍隨身轉，刷的轉了半個圓圈，劍身一翻，烏金劍的上半截抵住孟絲倫的青鋼劍，劍尖疾如蛇信也似，直刺金弓郡主手腕的「經渠穴」，這一招正是子母離魂劍裡面的「怨魂纏身」，正是一着精奇招數，那知道孟絲倫長劍也跟着一顫，一着「雲龍探爪」刺向瘋道姑的咽喉，這一下以攻應攻，金弓郡主使着自已劍長的便宜，要逼瘋道姑撤招回救，瘋道姑暗自冷笑道：「你這一手圍魏救趙之計，對我那用得着？」她把頭面一偏，讓過劍鋒，潛運內勁，烏金劍向上一挑，「舉火燎天」，別看她的劍短，却是後發先到，疾刺孟絲倫的胸口，誰知道孟絲倫這一着也是可實可虛，就在這剎那間，金弓郡主趁着瘋道姑粘力稍解的時候，長劍一絞，劍光晃處，三尺青鋒已經脫離了劍身的牽引，霍地

脫了出來，改刺爲抹，一招「蒼鷹屏翅」，橫削敵腕，這兩下手法乾凈俐落，拿揑時間之準，不差一毫一髮！

癲道姑也不禁失聲叫好，說道：「金弓郡主！果然名不虛傳！」橫劍一封，把三尺青鋒蕩了開去，接着烏金短劍一晃，嗤嗤嗤，左攻七劍，刷刷刷，右攻七劍，這一手名叫「北斗拱辰」，左右連刺一十四劍，都是同一手法，有如星光花雨，繽紛亂墜，逼得金弓郡主連連後退，癲道姑得意洋洋，一邊動手，一邊向狄鵬舉說道：「你看清楚了沒有！史存明的妻子也不是我的敵手，何況是他本人呢！」狄公子主僕見癲道姑這樣張狂，心中越發起了反感！狄鵬舉雖然被點了穴道，口裡還能說話，冷笑說道：「你怎會打得過史存明？你連他妻子也應付不了！」癲道姑被他一激，心頭火發，右手烏金短劍龍飛鳳舞，着着進刺，左手也不閒着，在劍影裡欺身進招，呼呼呼，連劈三掌，每掌打出去，食中二指駢合如戟，直點孟絲倫的穴道，不過金弓郡主却是十分機靈，看見敵人本領厲害，立即採取以守爲攻的戰法，施展飛龍劍法，護住全身，縮小了防禦的圈子，一任癲道姑來去如電，超距如風，金弓郡主一力主守，樁步穩如鐵塔，不離立足處三尺以外，因爲她的防守圈子縮小，劍法縝密異常，癲道姑的攻勢雖然强勁，急切之間，也破不了孟絲倫的守勢，不經不覺，酣鬥了一百多合，狄鵬舉哈哈笑道：「一百多回合了，還勝不了對方，吹甚麼牛，滾回去再學幾年吧！不必收徒弟啦！」

癲道姑性如烈火，聽見狄鵬舉這樣奚落自己，越發怒氣塡胸，大凡一個練武的人，最忌動怒，因爲一動怒便心粗氣浮，眞氣調練不純，多好武功也要打個折扣，癲道姑的武藝本來勝過金弓郡主的，

此刻也變成平手了！狄鵬舉何等聰明，已經看了出來，他和江虎兒主僕兩人，故意一唱一和，說些挖苦的話，句句入耳刺心，癲道姑心有二用，跟孟絲倫鬥了一百五六十合，不但佔不了半點上風，好幾次還遇了險招，她恨得牙癢癢地，心中暗想：「我如果打贏了金弓郡主，回頭把這兩個小子的舌頭割了！」

一個紅顏美婦，一個奇醜道姑，在雪山懸崖半腰上，翻翻滾滾的比鬥，殺得黃塵滾滾，日色無光，快要鬥到二百回合，半山上突然一聲長嘯，宛如九天鶴唳，響澈山崖，盪漾空際，半晌才歇，嘯聲歇處，半山現出一個人來，初時不過是一點灰色的影子，可是他的來勢十分迅速，疾如奔馬，就在嘯聲停歇幾眨眼的工夫，已經跑到鬥場，一聲响如洪鐘也似的長笑：「道友怎的今天才來，三年之約，已經過期半年了啊！」

狄鵬舉知道來人正是名震西域的大俠史存明，立即留神細看，只見他是個年逾四旬的中年人，穿了一件灰鼠皮襖，頭戴翻兜雪帽，生得膀闊腰圓，身材修偉，星目隆準，滿口濃髭，頷下還飄着幾綹長髯，相貌雖然不見驚人，器宇却是異常沉穆，狄鵬舉暗裡喝采，癲道姑看見史存明到來，心中一凛，叮噹兩响，格開金弓郡主的劍，喝道：「姓史的，有甚麼來遲不來遲？來來來，咱們再鬥三百回合，看看你的雷電披風劍法，是不是無敵於天下？」

這時候雪山上又奔下一個白衣人影來，正是史存明愛女史凌霜，她看見狄公子主僕兩人倒在雪地裡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史存明看見癲道姑向自已挑戰，哂然一笑，並不立即動手，他看了看地上躺着狄鵬舉江虎兒兩人，不禁皺了一皺眉峰，向癲道姑問道：「這兩個是甚麼人？他們那一方面開罪了你？

你用點穴法把他擺治在這裡，究竟是甚麼意思？」

史凌霜正要開口，癲道姑已經呵呵怪笑道：「這兩個小子嗎？我跟他漠不相識，在天山下無意遇個正着，是我看見他們的根器還過得去，要收他做徒弟，誰知這兩個小子竟然不中抬舉，說我的本領比不過天山上的史存明，不配做他們的師傅，我一時氣憤不過，點了這兩個小子的穴道，挾上山來，叫他開開眼界，看咱們兩人比鬥，看看我配不配做他的師傅？姓史的，我把一切說明了，來來來，拔劍動手，不用客氣！」

史存明聽了癲道姑這一番沒頭沒腦的話，不禁覺得又好氣又好笑！正要開口，史凌霜道：「爹爹！這少年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當日我遇了颶風之險，葬身在沙丘裡，如果不是遇着了他，性命已



癲道姑橫劍一封，便把孟絲倫的青鋼劍盪開，連續施出絕着向孟郡主攻去。

經完了啦，你快快過去救他，這賊道姑對他不懷好意！」狄鵬舉雖然被點了穴道，全身癱軟在地，動彈不得，可是聽了史凌霜這幾句發自肺腑的話，以及對自已關切的情形，心頭比吃糖還要甜，比起吃雪還要凉快！

史存明却是神色不動，向史凌霜喝道：「不用你插嘴多口，我有主意！」他向癲道姑笑說道：「道友，你跟我內子鬥了不少時候，消耗氣力不少，如果就這樣的跟我動手，豈不是大大的吃虧？你

退到山下休息半天，養足氣力，明天再到這裡來跟我比鬥吧！」癲道姑勃然大怒道：「放屁！那一個消耗了不少氣力？今天比鬥和明天比鬥還不是一樣？別要囉唆！趁早動手！」史存明笑着搖搖頭，說道：「我今天不和你鬥，鬥勝了你，人家說我用車輪戰，不是眞正本領取勝！」

癲道姑心頭火發，不管三七廿一，大喝一聲，飛身向前一撲，烏金短劍晃處，使了一招「后羿射陽」，劍尖直指向史存明咽喉下二寸六分的「璇璣穴」，癲道姑這一下出手，劍法夾着點穴，又疾又狠，可是史存明是何等人物？那有給敵人戳着之理？他仍然微笑卓立，等到劍尖快要刺着衣裳刹那，史存明驀地吸胸凹腹，全身霍的移後一尺，右掌一起，一招「浪搏江崖」橫截過去，敲中癲道姑持劍手腕寸關尺脈，這是瀟湘仙子傳授玄玄拳的絕着，癲道姑估不到史存明的拳法也有這樣精深造詣，自已腕肘一下吃他掌沿切個正着，登時虎口痠麻，幾把烏金劍出手，如果不是自已內功近來頗有進境，就要脫手拋劍落地！癲道姑又驚又怒，左掌一起，由肋下平穿出來，猝擊向史存明胸口，這一下名叫「破甲手」，眞個有開碑裂石力量，史存明却是不慌不忙，左手一招，他這下出手很輕，用的是峨嵋派擒拿功裡面的「彎弓射虎」，蓬拍一响，跟癲道姑手臂迎個正着，只覺得一股勁力猶如排山倒海也似的推來，癲道姑的破甲手給史存明的勁力一抵，完全對消，雙方身形一幌，各自退後三步，史存明仍舊嘴含微笑，神色不變，癲道姑却震得臂膊發麻，她才知道剛才跟金弓郡主拼鬥之下，眞力已損，史存明還算留下一手，不然的話，自已眞個要出醜當堂哩！

不過癲道姑是個天性倔强的人，吃虧之下，越發心頭火冒，破甲手雖然受挫，索性捨却了烏金劍不用，呼呼呼，連劈三掌，用的全是隔山打牛，百步神拳的打法，這三掌虛實相乘，暗中藏了厲害殺

手，史存明全不着忙，頭一招用玄玄拳的「雲童擁旌」，以柔制剛，一招一卸，把癲道姑掌勢化開，第二招用旋風掌身法一閃，轉到癲道姑身後，迫她回身換招，第三招却用地缺翁圖譜裡悟出來的「中流砥柱」，揮手一格，把癲道姑的勁力卸向外門，總而言之，史存明連用天池三老傳授的三種奇功化解對方三掌，癲道姑驚疑不定，史存明突然向後一跳，笑道：「如何！我的話有說錯沒有？休息半天再比吧！」

癲道姑知道對方有意相讓，不禁面上一紅，只好撤掌後退，悻悻然的說道：「好！明天再來這裡比試便了！」她倏的一彎腰，就在地上挾起狄鵬舉江虎兒主僕兩人，飛也似的向山下奔去，史凌霜看見癲道姑把狄公子挾走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爹爹！」史存明附着女兒耳邊，低低的說了幾句話，史凌霜方才色然而喜，點了點頭，望着癲道姑的背影，追逐下山不提。

再說癲道姑連鬥史存明夫婦，始終佔不了半點上風，心裡十分憤怒，她挾着狄鵬舉主僕飛奔下山，過了頓飯工夫，回到天山下的草原裡，天色已經入暮，癲道姑怒冲冲的把狄公子主僕向地一摔，砰砰兩响，把狄江兩人摔了個發昏二十一，江虎兒破口駡道：「癩蝦蟆，打人不過，拿我們消氣嗎？」癲道姑聽見江虎兒駡自已做癩蝦蟆，不禁無明火起三千丈，暴聲喝道：「小子你說甚麼？看我先宰了你！」狄公子看見她動了眞怒，恐怕癲道姑眞個會殺了江虎兒，立即開口說道：「你今天雖然沒有打勝，却是沒有打敗，本領還不錯呀！」

狄公子這樣一說，癲道姑的怒火才降了一大半，冷冷說道：「你這人也還識趣，你可服從了我，肯拜師嗎？」狄鵬舉搖頭道：「天下沒有一個師傅强迫收徒弟的，你把我放起來再說！」癲道姑哼了

一聲道：「好！我就解了你的穴道，不過話要說明一句，如果你要偷跑，可要小心腦袋！」她說着把狄鵬舉主僕的穴道拍活，二人過了半晌，方才能够掙扎起來，可是點穴功夫太長久了，雖然氣血流通，仍舊手脚痲痺，坐在地上喘息不已！

癲道姑不理他們，拿了狄鵬舉的糧袋，取出乾糧便吃，江虎兒看了她的樣子，越發憎恨，癲道姑吃了一陣乾糧，肚皮已飽，抹了一抹嘴邊油膩，說道：「你們兩個小子眞是天生的賤骨頭，不中抬舉！別人要拜我做師傅，我還不答應呢！你只要學了我一半本領，哼！也可以橫行天下啦！」江虎兒還要出言譏誚，狄鵬舉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問道：「老前輩，你剛才手指一伸，便把我們主僕擺治得癱軟在地，半下不能動彈，這是不是點穴法呢！」

狄公子這樣一問，癲道姑以爲他服了自己，暗裡高興，她拿起皮囊來，喝了兩口馬乳，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！這叫做點穴法，點穴是一種兇殘的武術，看準了人身血脈流通的穴道，不輕不重，用手指這樣一戳，便可以叫對方不能够動彈了！」她說着做了一下點穴的手勢，笑道：「呆子！你懂得嗎？我看你一年也學不會！」

狄鵬舉在江南練技的時候，曾經向教武的師傅說要學點穴法，可是幾個師傅都支吾其詞，有的說狄公子內功不精，練功不到，不能够學，有的說自己奉了祖師戒條，不能够把點穴法胡亂傳授給別人，其實他們一個也不會，後來還是那姓陳的師傅教了他一點入門要訣，可是不多時候，那姓陳的武師便自走了，狄公子雖然懂得訣要，可是用勁不到，也是徒然，此刻看見癲道姑口講指劃，得意洋洋，他本來是個天份極高的人，恍然若有所悟，狄公子笑着走到癲道姑身邊，問道：「老前輩，是不

是這樣穴點？人身上那一個穴道，點了之後全身痲痺，不能動彈！」

癲道姑完全沒有戒心，她指了指自己胸口一處部位，說道：「這裡叫神藏穴，這麼用力一點，便全身痲痺了！」狄公子搖頭道：「眞的是這樣嗎 ？我不相信！」癲道姑道：「你會用勁認準穴道便行，這般運力，這樣出指，就可以收到功效哩！」她把狄鵬舉認做自己未來的徒弟，不厭求詳的說了一遍，狄公子笑道：「是嗎？我試一試！」猝的曲起左手中食二指，依照癲道姑傳授的方法，覷準了她的「神藏穴」一戳，癲道姑哎喲半聲，登時身子癱軟，不能動彈！

狄公子哈哈大笑道：「蠢東西，想不到你也會上了我的當，請請，再見！」照道理說，一個初學點穴的狄公子，決不可能把一個身負絕世武功的癲道姑，一指點倒，可是古人有一句俗語，「善泳溺水，平地覆車」。癲道姑看不起狄鵬舉，以爲他的本領低微，卑不足道，其實狄鵬舉的武學已經有了極好根基，天份又够，癲道姑向他一指點，狄鵬舉經已明白竅要，儘管他不會認穴，可是癲道姑却妄自托大，說出「神藏穴」的位置來，在漫不經意的情形下，給狄公子一指點到，眞個是陰溝裡翻船，八十歲老娘倒綳孩子！話雖然這樣說，假如狄鵬舉一指戳偏，或是用勁不到，癲道姑一發起怒來，他那裡還有活命？所以狄公子這一下也是奇險異常，生死關頭不容一髮！

江虎兒看見少主人一下弄倒了癲道姑，不禁大怒，上前罵道：「癲蝦蟆！想不到你也有上當的一天，你摔了我幾交，讓我賞回你幾下耳光吧！」他眞個舉手要打，狄公子立即伸手把他一攔，喝道：「虎兒！不要亂來，她雖然心術不正，也是一代武學名手，豈能任意欺侮？走吧！」他命令江虎兒收拾拋在地上的糧包和水袋，江虎兒見少主人不准自己打癲道姑出氣，心裡憤憤不平，他忽然想出一個

主意來，抓起地上一個盛水的皮囊，皮囊裡的水已經給癲道姑喝個淸光，江虎兒走開十幾步遠，蹲下身子，撒了一泡尿在皮袋裡，走到癲道姑的面前笑道：「我家少爺不准我打你，便宜了你，請你喝一點東西吧！」說着把皮袋向癲道姑面上一倒，臭烘烘，熱辣辣的人尿澆在癲道姑的面上，直流入鼻孔和嘴巴裡，狄鵬舉要阻止經已來不及了！他打了江虎兒一巴掌，笑着罵道：「缺德的東西，快走！」江虎兒扮個鬼臉，主僕兩人立即離開，直向天山深處跑去！

再說癲道姑被狄鵬舉點了穴道，又吃了江虎兒一泡臭尿，眞個氣得死去活來，本來她被狄鵬舉點中了要穴，沒有六個時辰，穴道不能够解開來，恢復行動，可是癲道姑的內功，畢竟精湛，她雖然躺在地上，卻吸起一口眞氣來，用力衝撞胸口「氣門」「中府」兩穴，散開瘀塞在「神藏」「天柱」兩穴間的氣血，這是內家極難練的功夫，癲道姑足足運了半個多時辰的內勁，才把閉住的穴道消解開來，她一骨碌由地上跳起，咬牙切齒的說道：「不殺死這兩個小子，誓不爲人！」立即使出陸地飛行功夫，一溜烟也似的，朝着狄公子主僕的逃路追了過去！

你道狄鵬舉和江虎兒兩主僕逃到那裡去呢？原來狄公子知道癲道姑量窄心毒，雖然上了自己的當，可是以她的功力來說，必定可以消解過來，縱使是不能够消解，六個時辰一過，點穴功夫也要消失，如果被她追上的話，眞個是死無葬身之地了！所以他拉着江虎兒直向天山跑去，主僕兩人在黑暗裡，一脚高一脚低的，不知道跑了多少里路，來到天山脚下，冷不防前面一個淸脆得像銀鈴的口音叫道：「狄公子！你要到那裡去？」

狄公子一聽大喜，他認出這叫喊的人，正是自己的意中人史凌霜，立即喊道：「姑娘快來，我們

剛才脫了那怪物的掌握呢？」月光下一條人影，飛星走丸也似的，自遠而近，果然是史凌霜，她看見狄鵬舉神色倉惶，連忙問道：「狄公子，你怎樣逃跑的，趁她睡着覺嗎？」狄鵬舉還未回答，史凌霜抬頭一望，忽然說道：「咦！那個癲道姑追趕過來了！」

江虎兒聽說癲道姑追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叫道：「苦也！今回我們是死定啦！」狄鵬舉也大驚失色，史凌霜柳眉一豎，說道：「不用害怕！你們主僕兩個馬上找地方躲起來，讓我應付她便是！」狄鵬舉和江虎兒已經沒了主意，立即找到一堆亂石，鑽入山石的間隙裡，史凌霜不慌不忙，她挺立在一塊高可丈許的岩石上，眼看癲道姑就要跑近，立即拔下彈弓，高聲大叫：「爹爹！媽媽！那癲東西來啦！」就在喊聲裡一拉弓弦，刷刷刷，一陣彈子，宛似暴雨驚雹，天花亂墜，直向癲道姑迎面打去！

原來史凌霜得到父親史存明的錦囊妙計，暗裡跟踪着癲道姑，等到入黑之後，金弓郡主由天山下來，母女兩人會在一起，然後發動，一個用調虎離山計，把癲道姑引開，一個乘機救人，那知孟絲倫還不曾趕到，狄公子主僕兩人已經脫出虎口，史凌霜喜出望外，剛才現身和狄鵬舉相見，那知癲道姑已經由後面疾如奔馬的趕到，史凌霜大吃一驚！她知道自已不是癲道姑的敵手，人急計生，立即想出這一幕空城計，一方面吩咐狄公子主僕躲藏起來，另一方面高聲大叫爹娘的名字，接着用連珠彈手法，一連發出十幾顆彈丸，虛張聲勢！

她這一下果然收了功效，癲道姑經過兩次到天山和史存明交手之後，覺得對方本領，果然藝有眞傳，現在聽見史存明埋伏在附近，心裡不無忌憚，癲道姑立即站定脚步，振吭叫道：「姓史的！我今天晚上到來，並不是要找你比武，我要捉拿兩個背面逃走的小狗，你少要管閒帳！」

史凌霜兀立在山石上，冷笑說道：「無恥妖婦，專欺後輩，這天山是你上來的嗎？我爹爹吩咐我，叫你立即滾回山下，不要妨碍他老人家練功，還吩咐你養好精神，準備明天大大的打一架！」癲道姑氣得暴跳如雷，說道：「混帳！明天打架是明天的事，我今天晚上不管怎樣，也要抓住這兩個小狗，把他碎屍萬段！」

小姑娘看見癲道姑那副猴急的樣子，心裡明白了一大半，她必定是吃了狄鵬舉主僕的虧，史凌霜

暗裡覺得好笑，立即把身子一側，裝出無可奈何的樣子來，說道：「好好！你一定要抓他們，我不來阻擋你，他兩個躲入前面的山谷去了，你可別要惹翻了我的爹爹，他老人家一動起脾氣，哼哼！這苦頭準有得你吃！」癲道姑聽見史凌霜神氣活現的這樣一說，心裡有點猶豫，可是一想起江虎兒熱尿淋頭的奇恥，又禁不住心頭火發，當下也不再理睬史凌霜，扳着醜面，一聳身軀，繞過史凌霜立足的巨石，就要再向前面追去！

那知道史凌霜霍地一扭纖腰，彈弓連拽，嗤嗤嗤，一連串打出七八顆彈子，向癲道姑身後打到，這一陣連珠彈突如其來，急如驟雨，距離又近，癲道姑出其不意，身上挨了三四彈子，其中一顆彈子還打中後腦勺，火辣辣的疼痛，癲道姑怒吼一聲道：「賤婢！你要討死！」回手一抓，翩如巨鷹，從石上掠起來，向史凌霜撲到！

史凌霜知道對方武功十分厲害，這一抓之勢凌厲無比，她立即把四肢一斂，用了個「鷂子翻身」的身法，由山石上滾了下來，突然叫了一聲：「爹爹！」癲道姑不由一怔，史凌霜却趁勢就地一滾，捲出兩丈以外，癲道姑方才知道史凌霜用的不過是疑兵計，史存明根本沒有到來，她不禁猙笑一聲道：「小丫頭，你把我騙够了！你要包庇那兩個小子嗎？我就把你抓住，做個押頭，不愁你爹爹不把那兩個小畜生交出來！」口說着話，手底下並不閒，身形一幌，再向史凌霜飛撲過去！

那知癲道姑的身形剛才一離山石，空中嗖嗖連响，飛過一大蓬彈丸來，這些彈丸風聲强勁，打法也很特別，互相擊撞，歪歪斜斜，有的拐彎，有的抹角，奔向身上要害穴道，癲道姑吃了一驚，她雖然有一身精純的內功，也不敢拿身體去挨這些彈雨，立即把身一扭，用了個「風吹落花」的身法，輕

飄飄的向下一落，總算躲閃及時，方才避過了這一陣彈雨，雖然這樣，也有幾顆擦過衣服，撞得肌膚隱隱生疼，癲道姑一駭非小，史凌霜喜極大叫道：「母親來了！」

金弓郡主及時趕來，看見癲道姑追逐自己的女兒，心中一急，立即摘下彈弓，打出一陣彈子，金弓郡主二十年來，勤練連珠彈的手法，沒有一天擱下，所以她的彈丸，已經到了出神入化境地，她向癲道姑高聲喝道：「你趕失了我的兒子，還要欺負我的女兒，是不是今天晚上，打算跟我再戰三百回合？」癲道姑氣得眼中冒火，可是回心一想，自己的本領雖然可以勝過孟絲倫，可是拚鬥之下，沒有一二百個回合，不易分出勝負，何況她還有一個女兒做幫手呢，假如她兩母女一個跟自己比鬥，一個在旁邊發彈丸，自己更不容易應付，還是暫時吞聲忍氣，退回山下，明天再作道理！癲道姑只好勉強按住怒火，喝道：「那個欺負你的女兒？不過她包庇那兩個小狗，是我氣她不過，要把你女兒教訓一頓罷了！既然是你出頭，我容許姓狄的兩主僕多活一晚，明天可要你的丈夫交出人來，抽筋剝皮，碎屍千段！」說罷怒冲冲的下山去了，史凌霜哈哈大笑！

狄公子主僕聽見癲道姑已經走遠，由石縫裡鑽了出來，金弓郡主皺了一皺秀眉，問道：「你兩個怎樣開罪了癲道姑？又用什麼法子逃出她的掌握呢？」狄公子向前施禮，首先謝過了金弓郡主母女救命之恩，方才把自己主僕在天山下遇見癲道姑的始末，以及計脫網羅的經過，一一說了，當狄鵬舉說到自己初學點穴，制住對方，江虎兒又向癲道姑面上澆灌人尿之時，史凌霜忍俊不住，格格嬌笑，金弓郡主却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們主僕太過惡作劇了！這道姑的生性有如烈火，今後跟你們成了不解之仇，日後行走在外，恐怕少不了一番痲煩呢！」金弓郡主這兩句話，確是經驗之談，後來狄鵬舉江

虎兒兩人練成武藝，癲道姑却變了他的生死對頭，惹出許多事故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當天晚上，孟絲倫母女把狄鵬舉主僕帶回阿特瑪朗峯下的石屋裡，見着了史存明，史存明詳細盤詰了狄公子的出身和家世，武功師承，半晌沉吟不語，狄鵬舉跪在地上，要求史存明收自己做徒弟，好使自己能够列身在門牆下，練成一身絕技，史存明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你的啓蒙師傅敎你練的是武當派功夫，你對內家武學已經有了一點根底，萬不能够改投別派，將來你的去處，我明天打發了癲道姑之後，方才再打算吧！」

狄鵬舉看見史存明不肯讓自己拜師，心裡覺得十分怏怏不樂，金弓郡主親自收拾了一間客房，給他主僕兩人下榻，第二天晨曦才現，史存明夫婦已經起床，大家用過早飯，史存明忽然向狄鵬舉道：「今天我和癲道姑眞眞正正，拚個高下，你們可以一同去看！」

江虎兒吐了一吐舌頭，他想起癲道姑說過把自己抽筋剝皮，不禁有點心寒，可是看了史存明神態悠閒的樣子，知道他必定有穩準取勝的把握，一顆心又安定下來，狄公子呢？他自然覺得高興，因爲在昨天一日裡，看過癲道姑跟史存明夫婦兩場惡戰，已經嘆爲觀止，今天是正式比武，不用說也是好戲連台！主僕兩人立即換了衣服，跟隨着史存明夫婦，一齊下山，不到頓飯工夫，已經來到昨天邀約的山腰裡，金弓郡主看見這一帶山坳空蕩蕩的，闃然無人，不禁詫異起來，說道：「咦！怎的不見癲道姑到來，難道她臨時變卦了嗎？」史凌霜縱目四眺，突然叫了起來，說道：「爹爹快看！那邊山石上刻着幾行字哩！」

史存明依着女兒所指方向看去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山路旁邊一塊光滑平整的山石上，迎着陽光的那

一面，整齊地刻了十幾行字，史存明夫婦立即跑過去一看，只見石上留字的內文是：

「史存明大俠雅鑒：

昨夜一夕思維，我之子母離魂劍功候未純，仍不及君之雷電披風劍，縱然再比，結果亦等同三年以前耳，故此不告而辭，再期三年之後，捲土重來，君方盛年，吾非耄耋，三載之期匪遙，諒必能等待也，再晤有期。

乙亥洪仙韻留字。」

看完了山石上題字，史存明方才知道洪仙韻是癲道姑的名字，史凌霜不禁失笑起來，叫道：「爹爹，那癩蝦蟆原來還叫洪仙韻哩！像她那一副醜八戒的樣子，還叫仙韻，眞正是辱沒了這個名字啦！」狄鵬舉和江虎兒也不禁爲之失笑，史存明沉吟半晌，他陡的一聳身，跳上石頂，摩挲字蹟，他看出那些字蹟是癲道姑用劍刻成的，並不是用金剛指、一指禪這類功夫在石上刻成，心裡立即明白，癲道姑昨天跟自己妻子惡鬥了一塲，又跟自己空手比拆了幾個照面，她大概知道自己的本領還不足以制勝，所以知難而退，但是臨走之前，還顯了這一手，趁着晨曦初露的時候，爬上半山，用烏金短劍在山石上刻了幾行字，方才悄然遠引，話雖然這樣說，像癲道姑那樣武功高強的人物，天下已經罕有！史存明由石上縱身下來，搖搖頭道：「我們返回阿特瑪朗峯去吧！姓洪的癲道姑已經走了。」

狄公子主僕和史凌霜十分失望，他們今天到來，本來要看一幕龍爭虎鬥的，那知道大失所望！癲道姑臨時打退堂鼓，比武不成，大家只好怏怏的返回石屋裡面，史存明和金弓郡主在房間裡商量了一陣，然後走出前廳，向狄鵬舉說道：「狄公子，我今天馬上帶你離開北天山，把你送到一個朋友那

裡，至於你的僮兒，暫時留在這裡，跟我練些武藝，如果有機緣的話，把他送回江南便了！」

狄鵬舉聽見史存明這樣一說，不禁大失所望，問道：「哦！前輩要把虎兒留下來嗎？任隨尊便，可是要把我送到那裡去呢？」史存明道：「公子不要見怪，我已經跟內人商量過了，你的武功是宗自武當派，應該找尋一位武當內家高手，再求深詣，我有一位朋友，叫做岳金楓，他隱居在南天山的玉龍溝，本領跟我不相上下，由我帶你到岳大俠那裡，他一定肯收錄你的，憑着你的聰明天賦，和原有的根基，練個三年五載，必定能够出人頭地，到那時候，你便可以返回伊犁跟你父親團聚哩！」狄鵬舉雖然不大情願，可是到了這個地步，只有點頭答應的份兒，史存明又向着史凌霜說道：「霜兒，爲父這一次除了帶狄世兄到岳叔叔那裡之外，還到天山北路的沙漠草原去走一遍，好歹也要把你的哥哥找回來，你和母親小心看守門戶，知道沒有？」史凌霜用含情默默的眼光望望狄鵬舉，點了點頭，江虎兒也上前向少主人握別，說不盡的依依不捨，史存明不耐煩地說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不然的話，天色入黑，便不容易找路下山啦！」狄公子只好把心腸一硬，跟從着史存明下山不提。

過了幾天，北天山下的草原上，出現了兩匹高頭駿馬，馬上坐着一個中年壯士，一個少年公子，乘風而馳，這兩個人不用說也是到南天山去的史存明和狄鵬舉了，南北天山相距凡二千里，中間還隔着塔里木河、精河兩河流域之間的廣漠原野，還有一個白龍堆大沙漠，在沿路上，史存明一方面向狄鵬舉指點塞上風光，沙漠奇景，一面又說些內功口訣，所以沿途上並不寂寞，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不經不覺行走了四五天，史存明足跡不下天山已有二十多年，他覺得沙漠草原並沒有多大改變，唯一不同的地方，就是牧塲上的牛羊，減了不少，這不用說，完全是滿清統治回疆之後，橫征暴

歛，一般牧人不勝重荷，把他的牛羊趕到南疆崑崙山下的牧地去，因爲那裡地方偏僻，滿清官府力量鞭長莫及，這樣一來，天山以北的牧民，變了寥寥可數，史存明看在眼裡，不勝感嘆！

這天晚上，他們來到一片壯闊的草原上，紅日沉西，日色已暮，史存明便把馬背馱着的一架小帳篷打開來，這帳幕張開來，方圓不到六尺，只可以容得兩個人睡覺，狄公子幫忙着釘了木栓，壓着支撐帳幕的繩子，又在帳幕中心挖了一個土坑，拿出晒乾的馬糞來，生火取暖，刹那間火光熊熊，帳幕裡溫暖如春，儘管帳外寒風凜冽，他們一點也不受影响，史存明拿出馬乳茶和乾糧，分給狄鵬舉吃，狄公子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問道：「前輩，你老人家要帶我到岳大俠那裡去，那一位岳金楓大俠是怎樣的一個人物？」史存明笑說道：「哦！岳大俠嗎？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好漢，你在中原讀書，可有聽到岳鍾琪這名字沒有？」

狄鵬舉道：「哦！岳鍾琪嗎？我聽見父親說過，他是雍正朝間的征西名將，曾經幫助過年羹堯討平青海，可是到了本朝，聽說他有一個兒子跟隨福貝子攻打西藏，失了踪跡，連生死下落也不知道呢！」史存明笑說道：「岳鍾琪的兒子，就是這一位岳金楓大俠！」

狄公子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當眞的嗎？岳大俠就是岳鍾琪失踪的兒子？」史存明便把岳金楓當年在清軍裡棄暗投明的經過說了，方才鄭重說道：「狄世兄，岳大俠雖然出身官宦之家，他的爹爹雖然是征西大將，做到陝甘總督那樣大官，他還記得本身是漢人，沒有辜負他師傅鐵髯眞人的期望，情願在抗清大事失敗之後，歸隱邊荒，你想一想，他是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呢？」狄鵬舉明白史存明意之所指，不禁默然，史存明突然側耳向帳外一聽，說道：「唉！東南角上來了五匹騎馬，這般夜還

有人策馬飛跑，眞正奇怪！」

狄鵬舉聽不見馬蹄聲音，正在暗暗詫異，以爲史存明杯弓蛇影，故意說這些大話，那知道過了兩盞茶工夫，草原上果然响起一片急驟的馬蹄聲來，看樣子至少有四五匹騎馬，狄鵬舉不禁大爲佩服，說道：「史老前輩，你眞正是做到眼看四面，耳聽八方的地步哩！」

史存明哂然一笑道：「還有，這幾匹騎馬還是衝着我們帳幕跑來的呢！」狄鵬舉吃了一驚道：「咦！照這樣的說來，來的是馬幫和刀客了，是與不是？」史存明道：「這很難說，不用管他，狄世兄，一切有我担當呢！」狄鵬舉看見史存明鎮定從容的樣子，心裡暗暗佩服，不多時候，馬蹄聲越來越近，帳篷外一聲馬嘶，有人在帳門外高聲叫道：「借光！（對不住的意思）帳裡可有人嗎？」史存明道：「是那一位，請進來吧！不用客氣！」

話聲才了，帳門一掀，走進兩個皮衣皮帽的人來，竟然還是漢人，年當少壯，只是橫眉努目，面肉橫生，不像善良之輩，一走進來，炯炯的眼睛，橫瞥了帳篷一眼，方才拱手問道：「寒夜驚擾，眞對不起，可不可以討點熱水喝呢？」史存明知道他討熱水喝是藉口，查探自己帳篷是眞，他笑了一笑道：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何况大家都是漢人，有甚麽不可以？鵬兒，拿水壺來！」狄鵬舉看見這兩個漢子鬼頭鬼腦的看着自己，心裡很不高興，沒奈何拿過銅壺，史存明伸手一摸水壺，故意說道：「這水已經凉了，喝了恐怕肚子疼，鵬兒，你搭個灶，把這壺水燒一燒，兩個請坐！等一等行不行？」狄鵬舉何等聰明，已經明白了史存明的意思，說道：「叔父，這裡沒有小塊的碎石，要架灶也不行哩！」

史存明笑了一笑道：「沒碎石不打緊，你過去把壓帳篷的大石，取一塊來！」狄鵬舉立即走向帳角，搬了一塊磨盤大石來，這大石有七八十斤重，狄公子擎在手裡，全不吃力，那兩個漢子暗裡一驚，史存明讓狄鵬舉把大石放在火坑邊，他陡的伸出左掌來，暗運三陰滅陽掌勁，五指合攏，向大石當中一劃，巴的一响，那塊磨盤大石，竟然應手裂了開來，變成左右兩塊！

這兩個漢子估不到史存明有這樣的掌功和神力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史存明又伸出右掌，依樣葫蘆，向那裂爲兩半的大石，連劃兩下，大石又變成四塊，好比刀削豆腐一般，兩個漢子驚得目定口呆，做聲不得，史存明把四塊碎石放在火坑四邊，臨時架了一個爐灶，把水壺放在灶上，他露了這一手驚人的武功，仍舊若無其事的跟那兩個漢子聊天，等到水賁沸了，然後請他喝水，這兩個漢子有如芒刺在背，坐立不安，喝過兩杯熱水，便匆匆告辭了！他們出了帳篷不久，帳外响起馬蹄聲來，由近而遠，狄鵬舉哈哈大笑道：「前輩手裂大石，把這兩個壞傢伙的胆子也嚇破了，他們還敢再來嗎？」史存明笑道：「事情不會這樣簡單，狄世兄，今天晚上睡覺小心一點吧！」二人說了一陣閒話，天色已近二鼓，史存明和狄鵬舉打開毛氈，鑽進皮袋睡覺，約莫睡了兩個更次，狄公子在矇矓之中，聽見史存明道：「世兄小心，那些點子來了！」

狄鵬舉吃了一驚，立即醒轉，他正要掙出皮袋，坐起身來，史存明道：「不用！你仍然裝睡吧！天塌下來也不用管，包保傷不了你一毫一髮！」狄公子這時候對史存明衷心佩服，果然睡着不動，不多時候，草原遠處响起了一陣馬蹄聲，急如驟雨，看去至少有幾十匹騎馬，不多時候，帳幕外嗤嗤兩聲，射進兩支羽箭來，貫通帳壁，跌在二人身邊，史存明全不理會，仍舊呼呼裝睡，狄鵬舉也只好蜷

伏不動，再過半晌，帳幕外响起一陣人聲來，說道：「咦！怎的我們射過警告的信號箭，他們還不出來，難道已經跑了嗎？」又一個人說道：「不會的！他們的坐馬還留在帳外哩！諸老二，我們進去看看！」

那名叫諸老二的人，想是畏怯了史存明的神勇，期期艾艾，欲前不前，起先那說話的漢子怒道：「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，你連進帳幕探望也不敢嗎？一個精通武功的人，那有睡得這樣熟，連箭射進來也不知道之理？你不敢進，讓我進給你看！」狄鵬舉聽了暗自發笑，諸老二被同伴一激，果然使胆上前，刀光一閃，割斷了拴住帳門的繩子，正要挺身竄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帳門裡呼呼兩响，飛出兩顆硬卜卜的東西來，拍拍，打中二人眉心，這兩個漢子哎喲半聲，身子幌了兩幌，便自天旋地轉，眼前發黑，一交跌倒在地，不能動彈！

這時候帳幕四週麕集了七八十名盜黨，把史存明住的帳幕，重重包圍，看見兩個同黨只一挨近帳門，立即翻身跌倒，動也不動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齊聲叫喊：「豈有此理！這傢伙原來裝傻，咱們衝進帳幕，把這兩個小子亂刀砍做肉醬！」

原來史存明睡在皮袋裡，掌心扣了一把碎石，那兩名盜黨才一砍開帳門，他立即用「三陰滅陽」指神功，雙指一彈，發出兩顆碎石，打中了那兩個盜黨眉心的天印穴，撲通咕冬，一交跌倒！史存明聽見盜黨吶喊，哈哈兩聲洪笑，拔身一聳，竄出帳門，抖丹田氣一聲大喝：「那個裝傻，我跟你們往日無冤，今日無仇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怎的糾合了這大夥人來，向我偷襲？」

史存明在說話的時候，眼光四下一掃，看見那些盜黨個個頭戴皮帽，身穿皮衣，正中一匹高頭白

馬，坐着一個盜魁，身上穿了名貴的火貂裘，這盜魁年約四旬，虎目濃眉，紫棠臉面，史存明這一喝問，盜魁嘿的一聲冷笑道：「那一個要偷襲你？憑你這沒名小娃的傢伙，也值得我們興師動衆嗎？廢話少說，我來問你一句！昨天日落之前，有一個漢族少年扶着一個折了一條臂膊的中年漢人，打從這裡走過？你有沒有收留他，他們跑到那裡去了？」

史存明怔了一怔，自己也是初次經過這裡，甚麼少年漢人，折斷了一隻臂膊的漢子，可說完全不懂，不過自己一心要找尋兒子，正好向他們詰問，史存明正在盤想詰問的話，那紫面盜魁看見史存明沉吟不答，以爲他知情不說，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老二！老三！原來這傢伙把他們收藏起來，你們過去把他綁了！」

話未說完，盜羣裡人影一幌，颯颯兩聲，由馬背上掠下兩個漢子來，一個身材修偉，顏如重棗，滿面濃髯，使一柄虎頭鋸齒刀，一個五短身材，尖嘴縮腮，眉目精悍，使一對判官筆，這兩個都是皮衣皮帽，脚下穿了快靴，他們剛一着地，不由分說，旋風也似的撲了過去，使鋸齒刀的高長漢子喝道：「小子看刀！」他還按照武林規矩，出聲招呼，鋸齒刀揚空一閃，用了個「五丁劈石」的招數，摟頭蓋頂砍了下來，使判官筆的矮小漢子，却是半聲不哼，雙手一分，使了招「鳳凰旋窩」，雙筆斜出，直向史存明腰後要穴扎到！史存明那裡把他兩個放在心上，倏的向後一退，叫道：「你們要找的是甚麼人？說明了再動手！」高長漢子罵道：「小子！還要裝傻！」嗖嗖嗖，連進三刀，快如閃電，居然還是北派教門萬勝刀法，截腰斬肋，迅疾無匹，史存明暗裡冷笑：「班門弄斧，叫你知道厲害！」對方三刀砍來，他不但不後退，猝然踏上一步，左手合併兩指一拂，噹噹，恰好敲中那高長漢

子的刀背，這賊人的鋸齒刀如同着了千斤鎚擊，虎口一震，一柄刀脫手飛起兩丈多高，滴溜溜的掉在黃沙地上，羣賊看在眼裡，一陣震天價响也似的吶喊！

那使判官筆的漢子看見同伴兵刃出手，並不氣餒，判官雙筆一起，用了招「飛星逐月」，直扎史存明腰後「鳳尾穴」，史存明頭也不回，上半身陡起的向前一移，下面雙脚一拐，左右兩脚同時蹴了起來，這是地缺翁圖譜裡面的一着絕技，名叫「上下交征」，左脚先發後到，右脚後發先到，撲通，踢中了矮漢子的判官筆身，那矮漢哎喲一聲，雙手虎口全裂，兩支判官筆拋出一丈多遠，大驚後退不迭，史存明哈哈大笑道：「失禮失禮！承讓承讓！」

狄鵬翚在帳篷裡面，已經掙出皮袋，就帳門向外一看，他見史存明一招之間，便把兩名盜魁的兵刃打飛出手，不禁大爲嘆服，想道：「史大俠果然名不虛傳，如果我學到他一半本領，已經終生受用不盡了！」那紫面盜魁看見自己的二頭領、三頭領相繼吃虧落敗，怒不可遏，叫道：「好本領！我來討教閣下的空手入白刃法！」腰身一幌，人離馬鞍，飛鳥掠空也似的，向史存明面前一落，寒光閃處，長劍已經出鞘，刷的一劍，「風送江帆」，向史存明胸口便刺。

史存明看見這紫面盜魁的劍法出手，心中立時一凜，托地向後一跳，喝道：「且慢動手！你用的是峨嵋劍法，師傅是那一個？」原來他看出盜魁用的正是峨嵋「混元一氣劍」，史存明出身又是峨嵋派的人，所以開口喝問對方師承門戶，那紫面盜魁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管我是甚麼峨嵋派武當派？分了勝負再說！」嗖嗖兩响，連刺兩劍，史存明並不還招，一幌腰身，退後三四步遠，突然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的混元劍還用得不大到家，好好，我來給你指正指正！」

話未說完，史存明向刺斜裡扭身一竄，像掠地平飛的燕子，竄出一丈七八尺遠，陡的向下一彎腰，把剛才踢飛矮漢子的判官筆拾起一支來，脚尖畧一點地，呼的飛回原處，一去一回之間，快如閃電，身法乾凈俐落已極，那些馬賊不禁大駭！史存明把判官筆向手裡一掉，握住筆頭，筆尾朝外，笑道：「我拿這個當作寶劍，跟你印証，你剛才那招迅雷貫頂，再來一次！」

紫面盜魁看見史存明具有這樣的身手，不禁又驚又怕，他剛才刺的兩劍，正是「迅雷貫頂」，史存明居然一口說出招式的名堂，還叫自已再來一次，敎他如何不驚？不過他當着手下一班賊黨面前，勢成騎虎，萬不能够說出服軟的話，猙笑一聲說道：「閣下原來還是一位大行家，失敬得很，看劍！」話猶未了，劍光一抖，圈起半個圓弧，刷的向外一吐，不用「迅雷貫頂」，竟用了一式「神龍掉尾」，直向史存明的下三路刺進！

史存明笑道：「不用剛才那一招嗎？也行！」話隨手起，判官筆向上一崩，抵住了紫面盜魁的劍身，潛運內力，向外一絞，那紫面盜魁猛覺一股大力壓過來，自已握劍的右臂疼痛欲折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本能地向後一退，迴臂撤劍，史存明忽然叫道：「你要硬撤回手中劍，這樣不行，快用仙人脫衣！」紫面盜酋面紅耳熱，這一險招只有用仙人脫衣方才能够解拆，他再也顧不得面子了！塌身向左，腰肢一扭，果然掙脫筆身牽引之力，把寶劍撤回來，史存明笑道：「這一回輪到我攻你了！我用的也是混元劍，名叫『玄女揮袖』，你要用『金童獻桃』招架！」說着寒光一閃，判官筆使出劍法，照準盜酋咽喉刺到，這盜酋又羞又愧，只好用了着「金童獻桃」，劍鋒一引，把對方這招卸向外門，如此，那裡還像比武？簡直是史存明在那裡指點徒弟！

羣賊看見自已的首領被對方隨意指揮，如戲小兒，不禁又羞又怒！史存明忽然笑道：「你拆這一招不錯，可是下一式你功力不够，你未必能够解開的！看着，我這一招是『鳳凰點頭』，你用『蒼鷹啄翎』解拆吧！」

第九回：小試牛刀大漢伏三虎

紫面盜魁聽見史存明這樣一說，不禁又羞又愧，對方跟自已這樣的打法，比起跌斛斗落敗還要難堪，他立刻把心一橫，決意不用「蒼鷹屏翅」這招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！史存明的筆身一抖，果然用出「鳳凰點頭」這一着來，普通的鳳凰點頭，祇是抖劍向敵人分心直刺，可是史存明內力渾厚，筆光一展，把紫面盜酋左中右三個方向完全封住，這樣一來，他除了使用「蒼鷹屏翅」這一着之外，再無解救之方，武家遇險即救，這是必然習慣，紫面盜酋顧命要緊，立即使出「蒼鷹屏翅」來，可是筆劍一交，他馬上覺得史存明的筆勁重於山岳，紫面盜魁不禁大吃一驚，正要運劍力抗，史存明叫了一聲「撒手！」內勁一提，貫注筆梢，把判官筆向上一撩，叮噹，那盜魁虎口震裂，長劍飛出兩丈以外！狄鵬舉不住在帳幕裡高聲喝采，史存明大笑道：「如何，我有說錯沒有？你的混元劍還不會到家，我就是在指點你的招數，你也抵擋不住哩！」

紫面盜魁滿面羞慚交併，高個子的二頭領，矮個子的三頭領齊聲叫道：「大哥，這小子太猖狂！咱們一擁齊上，給他來一個莽牛陣！」紫面盜魁搖搖頭道：「算了算了！技不如人，人多也沒有用處！」他向史存明拱手道：「閣下果然本領高强，咱們有眼無珠，多多開罪！」說了這幾句場面話，轉身要走，史存明陡的叫了一聲：「且慢！」

三個盜魁不禁愕了一愕，高個子的頭領獰笑一聲道：「尊駕別以爲仗着有點本領，就可以任性趕

盡殺絕，哼哼！殺人不過頭點地，你要把我們怎樣！」史存明笑道：「列位太誤會了，我叫各位慢走，只是問一件事！」紫面盜魁惱怒說道：「尊駕要我們留下萬兒嗎？敗軍之將，不足言勇，留回一點餘地，青山綠水，後會有期！」史存明道：「我不是要各位留下名號，只是請問一句，你們剛才說追尋一個漢人少年，和一個折斷了臂膊的漢子，這兩個究竟是甚麼人？跟你們結下甚麼仇怨，請說！」

史存明這幾句話一說出口，三個盜魁登時變了面色，勃然大怒，高個子的頭領叫道：「褚大哥，這傢伙跟那小子分明是同一鼻孔出氣，故意攔阻咱們，我們拚着氣在人不在，也要一齊殺上，把他宰了！」

矮漢子悶聲不響，突然把手一揚，嗤嗤嗤，飛出三支袖箭，上兩支疾射史存明的雙眼，下面一支平射胸口，史存明喝了一聲：「鼠輩敢爾！」左掌一撥，掌風圈處，三支袖箭同時打飛，史存明身形一晃，右掌伸處，「金豹露爪」，已經拍中那矮子背心「志堂穴」，那矮子吆喲半聲，撲通，全身癱軟，向後跌倒！史存明動作有如迅電，左掌一伸，用擒拿手抓住了高個子頭領頸後的「亘骨穴」，向上一抽一提，長大的身軀立即抽離地面，史存明抓着他就像大人抱小孩子般，紫面盜魁剛才使了一招「劈拳」，拳頭還未打出，左膝蓋拍的一响，已經吃了史存明一下脚尖，這是「白海穴」的部位，紫面盜酋吆喲半聲，向後跌倒，半下也不能動彈！

史存明接連點倒三個賊首，不過是電光火石，舉手投足的工夫，那些馬賊不禁大吃一驚，不過凡是塞外馬幫，頭領和部下之間，都有一點義氣，史存明把賊酋弄倒，衆盜嘩然大叫！個個長刀出鞘，

蜂湧齊上，史存明已經預料對方有這一着，他倏地一彎腰，將紫面盜魁由地上抓起，向外一甩，抖丹田氣一聲大喝：「你們這班酒囊飯袋，還敢過來，要不要你們首領的性命！」

那些馬賊估不到史存明使出這樣以人爲盾的打法，不禁大吃一驚，恐怕傷害了自已的頭領，紛紛後退，史存明趁他們倒退的刹那，左右兩脚一起，用了着「鴛鴦拐子腿」，撲通咕多，又把兩名站得較近的馬賊，踢中痳穴，變了滾地葫蘆，站不起來，衆馬賊雖然憤怒到十二萬分，可是自已兩個頭領的性命，完全在對方的掌握，那裡還敢再倔强呢？個個退出一兩丈外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史存明把紫面盜魁向地上一放，喝道：「你的師傅是誰？你叫甚麽名字？」

這盜魁噤口不言，史存明冷笑一聲，駢伸中食兩指，先伸手向他背心「天柱穴」一點，又向腰後的「鳳尾穴」一戳，這是分筋錯骨手法，那紫面盜魁當堂覺得身體內引起一陣又一陣的劇痛，好像千百支燒紅了的鐵針，在血肉裡亂鑽亂刺一般，痛得他面上變色，滿頭大汗，喊道：「英雄高抬貴手，我名叫褚廣雄，是禿眉叟的徒弟！」

禿眉叟名叫耿玉航，即是耿仲偉（史存明師傅智禪上人未落髮出家以前的名字）的同門堂兄，一齊在峨嵋派出身，可是耿玉航却利慾薰心，投入滿清征西大將軍兆惠的部下，遠征回疆，結果遭了慘死，（經過見拙著「西域飛龍傳」）史存明在少年時候，也曾經和耿玉航交過幾次手，那知道他居然還有一個徒弟，流落塞外，做了馬幫頭領！這一點却是史存明料想不到，他立即駢伸右掌，向下一抓一揑，解開了剛才用在對方身上的分筋錯骨法，喝道：「峨嵋派的戒條！是不准門人弟子爲非作歹；和厠身綠林的，你這傢伙却給我們本派丢盡了顔面，你怎樣會到塞外來？趁早原本的說出來，不然的

話，我馬上要了你的性命！」史存明說這幾句話時，面上罩了一層冷霜，二目稜稜有威，褚廣雄打了一個寒噤，只好把一切說了。原來褚廣雄的出身，是兆惠大將軍帳下的一個負責看管馬匹牲口的馬童，因爲他口齒伶俐，善知人意，很得到兆惠大將軍的寵愛，幾年之間，提拔他做了帳前侍衛。那時候耿玉航剛剛做兆惠將軍的侍衛統領，看見褚廣雄的資稟也還不錯，便把他收在門下了，等到征回戰事結束，褚廣雄已經練了一身武藝，可是偏偏在這時候，厄運到了他的身上，耿玉航被飛龍師太殺死，兆惠將軍跟着告老退休，褚廣雄失了憑藉，只外放了甘肅酒泉縣一名地方把總，甘肅是貧瘠的省份，把總是個清閒不過的官兒，褚廣雄只當了幾個月，受盡上司的烏氣，把心一橫，索性串通當地綠林大豪火金剛洪耀、矮崑崙李成兩人，刼奪了官兵一批餉銀，亡命塞外，做起馬幫頭領來。褚廣雄因爲他的本領得自峨嵋嫡派傳授，在各人中武功最强，被推舉做馬幫的頭領，洪耀做了二頭領，李成做三頭領（即是一高一矮兩個盜酋），縱橫天山南路一帶，搶奪牧民的牛羊和財物，褚廣雄因爲天生一張紫棠臉，一般人順口叫他做紫判官，他這一幫馬賊和天山以北鐵閻羅那批馬賊並駕齊驅，互通聲氣，一個月前，他接到鐵閻羅派人傳來了綠林令箭，甚麽叫做綠林令箭呢？這是綠林同道遇到危難時，彼此呼應救援的一種信號，綠林令箭的本身，不過是一根普通的短箭，箭尾刻了一個「義」字，比如一個綠林大豪受了別人欺侮，或者遇到危難，便把這支刻着「義」字的短箭，派一個親信送到別一個綠林頭領那裡去，對方收到這支綠林箭，不管平日有怎樣積怨，也要立即救援，褚廣雄收到鐵閻羅的綠林令箭，立即帶了洪、李兩頭領趕到天山北路一個名叫七星堡的屯子裡，看見鐵閻羅康成澤果然躺在那裡養傷，左右兩隻耳朶全給人家割掉，不禁大吃一驚！一問之下，方才知道他受了天山雙小俠

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的挫辱，弄到耳朵被割，威名掃地！褚廣雄跟康成澤本來是最要好的朋友，不禁暴跳如雷，發誓要替鐵閻羅出氣報仇，立即出動了全部馬幫兄弟，到處查訪史劍虹兄妹下落，那知道他們在天山北路的草原沙漠裡，搜索了十多天，却始終沒有跟史劍虹兄妹遇上！

原來這時候史劍虹、史凌霜兩兄妹在北塔山附近中了癲道姑洪仙韻的詭計，被困在石屋裡比較武藝，足足比了五天五夜寸步不出屋門，在這個情形下，紫判官褚廣雄這一班馬幫盜黨，那裡能够找着他的下落呢？褚廣雄仍然不灰心，要向北天山附近的沙漠搜索，那知道伊犂城以西的草原上，突然刮起猛烈的颶風來，（卽是狄鵬舉主僕所遇的一場颶風，在這次颶風裡，史劍虹兄妹趁勢由石屋逃脫，也產生了狄鵬舉在沙丘裡救回史凌霜的一段佳話。）這場風非常猛烈，天地昏黃，日月無光，紫判官這批馬賊，只好停止下來，覓地避風，過了三天，颶風方才平息，附近的牧人也散而復合，紫判官這幫馬賊又再出動搜索，這次居然在幾個牧人的口裡，知道了多少端倪，說在兩天以前，看見一個和史劍虹相貌極爲相似的少年，扶着一個面色枯黃，折斷了一隻臂膊的中年漢子，兩個人同乘着一匹馬，直向東南走去，褚廣雄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，他知道這少年九成準是史劍虹，難得他和妹子分散單行，又多了一個受傷的同伴，找他替鐵閻羅報仇，正是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！紫判官再也不假思索，指揮全幫盜黨，直向東南追去，那知道今天晚上，却遇着了史存明這樣一個厲害的人物，幾乎連性命也斷送！

史存明聽完了褚廣雄的招供，恍然大悟，原來自己的兒子和女兒失散之後，還流浪在外邊，只不明白他何以不馬上返回北天山，難道害怕了癲道姑嗎？那個折斷了臂膀的中年漢子，到底又是怎樣的



史存明大俠接連點倒了三名馬賊首領。

人呢，不過史存明知道時間上已經不容許自已有更多的思索，他把紫判官褚廣雄向地上一放，冷笑說道：「哼！你們只顧找尋那姓史的少年漢人，却不想到螳螂在前，黃雀在後，你可知道我是那個？」

褚廣雄和洪耀李成三人，估不到史存明有這樣一問，相顧愕然，這三個盜酋看見史存明已近中年，面貌清秀，器宇沉穆，乍看之下，眞個不像身懷絕技的人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半晌答不上來，史存明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不知道嗎？我就是史存明，姓褚的，你在兆惠手下，應該知道我的名字！」褚廣雄三人齊齊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哎呀？原來是史存明大俠！」

史存明看見他們三人面上完全變色，冷笑道：「你們要替鐵閻羅報仇出氣嗎？殺傷鐵閻羅的，正是我的兒子，你們要跟我兒子作對爲難，却盤問起我來？哈哈哈！」褚廣雄三人面如死灰，其餘的馬賊，聽說這中年客就是廿年前西陲抗淸，大名鼎鼎的史存明，不禁相顧失色，暗裡叫道：「苦也！今天遇着這個煞星，咱們兄弟，這番休想活命！」

狄鵬舉由帳裡鑽了出來，抽出身佩長劍，向衆馬賊指着說道：「你們這班蠢才，完全是有眼無珠的東西，上半晚的時候，你們不是有兩個哨探同黨，到我們帳篷裡討熱水喝？史大俠表演了一手掌裂石塊的功夫，不啻是給你們一個警告，你們却是蠢如豕鹿，懵懵如也，照舊到太歲頭上動土，不吃苦頭，才是怪事呢！」那些馬賊被狄公子罵得面面相覷，褚廣雄躺在地上，這時却開口說話了，他說道：「姓史的，咱們正如你那位高徒所說，的確是有眼無珠，冒犯你老，你以爲我們應該要死，就請動劍，咱們決不皺皺眉頭，折磨人的不算好漢！」

史存明劍眉一揚，呵呵笑道：「姓褚的，你說這幾句話，還算有點硬骨頭，就看在這一點兒

份上，饒了你的性命，你們可要立即滾回南疆去，你要找我報仇算帳，這是日後的事，不過你要瞧着！」史存明說着一彎腰，拾起褚廣雄丟在地上的長劍，抄在左手，接着右手向地一抄，拾起洪耀拋在地上的鋸齒刀，笑道：「這裡一刀一劍，讓我看看這兩件傢伙，那一件比較硬！」話才說完，運用三陰滅陽掌勁，刀劍一交，叮噹兩聲大响，鋸齒刀登時斷成兩截，那柄劍却是安然無恙。

那些馬賊看見史存明有這樣的腕力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因爲在武家眼中看來，刀是重的，劍是輕的，所以使用器械，有「刀走黑，劍走青」的俗語，一個本領普通的人，決不敢用劍向刀硬抗，假如史存明用刀截斷了長劍，那還不足爲奇，可是他相反過來，用劍截斷刀身，等如叫人拿一根繩鋸斷一根木頭，同樣是不可能的事！可是史存明居然表演了這一手，嚇得個個面無人色，史存明把半截斷刀向地上一擲，喝道：「還有這個！」他把褚廣雄的劍平舉當胸，舉起左手二指，挾住劍身，輕輕一拗，叮噹，劍尖折斷了五寸長一段！

史存明指折劍尖的功夫，又是金剛指的本領，他折斷了長劍之後，把斷劍向地上一擲，然後拍了三人的穴道，叫道：「滾吧！」紫判官等三人雖然灰頭土臉，却得回了性命，那裡還敢對史存明說半句狠話，立即站起身來，抱頭鼠竄，那些盜黨也紛紛上馬，正要作鳥獸散，史存明高聲叫道：「喂！你們還有兩個同伴，丟下他們不顧而去嗎？」他指的是被自已剛才踢倒的兩名小盜，史存明故意給他們留下這一手，沒有解救，要來做個榜樣，叫賊人看了心胆俱寒，那些賊黨聽見史存明這樣一說，內中有幾個含愧折回，扶起地上的同伴，一聲不响馳馬去了，狄鵬舉看在眼裡，禁不住哈哈大笑！

史存明打走了這批馬賊，雖然覺得十分痛快，可是不旋踵間，一塊大石又壓上心頭，他想起兒子到現在還找尋不着，禁不住浩歎一聲，和狄鵬舉返入帳幕裡，準備明天放亮，繼續趕路不提。

你道史劍虹在一場颶風之後，他究竟到了那裡呢？這裡大有說明的必要，原來史劍虹和胞妹冒着颶風，衝出石屋之後，他也和癩道姑史凌霜兩人一樣，被颶風刮得連打觔斗，不知道滾出了多少里路遠，好在他年富力强，風力停止之後，不到半個時辰，便能夠在沙丘裡掙扎着站起來，颶風後的草原，沙丘綿亘，滿目荒涼，史劍虹長長的呼了一口氣，漫無目的地向前覓路，走了半天，天色漸漸的黑下來，夜幕籠罩了整個草原，史劍虹用盡目力遠眺，也看不見草原上牧人燃燒的篝火，飢疲交逼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難道我脫了癩道姑的毒手，却要命喪這裡！」

念頭未了，忽然看見鄰近幾十步外，一團黑影蠕蠕而動，史劍虹吃了一驚，不知是人是怪，他一摸身邊的斷虹劍，好在沒有失掉，嗖的拔了出來，躬腰向前一竄，定睛看時，原來是一匹沒了韁繩的禿馬，橫躺在沙丘下，滿身泥土，疲累不堪，看樣子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，史劍虹恍然大悟，這匹馬一定是遇着颶風散了羣的，或者牠的主人已經罹難，牠却被颶風刮到這裡來，沙漠裡颶風把人馬吹散，這是常有的事，史劍虹暗裡叫道：「慚愧！我在飢渴交併的時候，老天爺却送了這匹馬來，我正好吃牠的肉，喝牠的血！」他踏上前兩三步，抖起手中斷虹劍來，正要向那馬的咽喉刺落，那匹餓馬突然抬起頭來，向着史劍虹「咦」的一聲悲嘶！

史劍虹看見這頭餓馬望着自已，露出乞憐的眼光來，不禁心裡一動，暗想乘人之危，君子不取，這匹馬雖然不是人，也是一個有生命的動物，螻蟻尚且貪生，牠也和自已一樣，脫了颶風之險，正所

謂同病相憐，怎可因爲一時的飢渴，殺死牠呢！史劍虹本來是個俠心熱腸的人，看見餓馬向着自已悲嘶，再也不忍心殺牠食肉飲血了。小英雄把斷虹劍納回鞘內，這時候月光恰好由雲層裡透射出來，史劍虹的視野陡覺一亮，他看見這匹餓馬的神情雖然萎頓，却是蘭筋竹耳，駿偉異常，分明是一匹好馬，自已的坐馬在兄妹二人被困石屋的時候，不知道給癩道姑弄到那裡去了！何不拿牠來做代步呢？史劍虹看見沙丘附近有一點兒青草，念頭一轉，不殺馬而救馬，他跑到沙丘下，拔出劍來，把青草割了一大綑，捧在手裡，跑回餓馬身邊，把青草一撮撮遞給牠吃，那餓馬更不客氣，就在地上狼吞虎嚥，頃刻之間，把一大綑青草吃完，史劍虹見牠意猶未足，又跑到遠一點的沙丘下去割青草，前後來回三次，那餓馬吃了三大綑青草，精神氣力漸漸回復過來，長嘶一聲，四蹄一蹬，居然由沙土裡站起，牠把身上的泥土盡行抖落，突然歡嘶一聲，伸出舌頭來舐史劍虹的手，這是親熱和感謝的表示，小英雄不禁大喜，拔身一聳，上了馬背，這時候的史劍虹，差不多也到達精疲力歇的地步了！那禿馬似乎知道新主人的飢渴，牠馱着史劍虹，東一嗅西一聞的走着，直到天亮之前，居然被牠找着一座牧人的帳幕，史劍虹忍餓下馬，向那牧人討了一點馬乳乾糧，吃了之後，精神方才恢復過來，史劍虹元氣一恢復，便想起了自已的胞妹史凌霜，不知道有在颶風裡罹難了沒有？如果得不到她的下落，就這樣的回去，必定受爹爹的重責，小英雄把心一橫，決定如果得不到自已胞妹的生死下落，決不返回天山，由這天起，史劍虹就在草原上開始了流浪的生活。

他漫無目的地在草原上流浪了四天，到第五天晨早，不經不覺到了托克托河旁邊，天山南北一帶，有許多內陸河流，因爲沒有水源，年代悠久，河水乾涸，只剩下涓涓的細流，托克托河就是其中

之一，那禿馬馱着史劍虹來到河畔，突然一聲長嘶，放開四蹄，潑刺刺，一溜烟也似的直向上游跑去！

史劍虹覺得十分奇怪，他只好雙手緊緊抓住馬頸的鬣毛，兩腿牢牢地夾住馬腹，任由那馬向前猛跑，只見那馬像飛雲也似的，跑了一里多路，史劍虹忽然看見淤塞的河床上，兩條人影正在那裡兎起鶻落的苦戰！

小英雄愕了一愕，那馬見了相鬥的人，發狂似的奔跑上前，那知道牠太興奮了，忙記了脚下的高低，蒲的一聲，四隻馬蹄陷入河岸邊一灘淤泥裡，倉卒間拔不出來，那馬禁不住仰起頭，連聲悲嘶！

史劍虹看見坐馬陷入淤泥裡，大吃一驚！立卽由馬背上一個聳身，用了着「紫燕斜飛」的身法，人離馬背，掠上沙岸，只見那兩個人進攻退守，打得十分猛惡，那兩個全是漢人，穿着反毛皮的衣帽，一個面向河岸，一個背朝河裡。背向河裡的一個，年約四旬，虎頭燕頷，方面大耳，身材中等，他那一身皮衣服異常污穢，活像在沙地上打過滾一般，面向河岸的一個，却看不清楚面目，但是也看出一點輪廓來，這人身材瘦削，貌相陰鷙，滿面孔濃密的絡腮鬍子，兩個人都是徒手而鬥，可是格殺猛烈，掌風呼呼，比起使用兵刃還要險惡十倍！

那滿身污穢的中年人，使的是太極拳，在史劍虹眼裡看來，這人的太極拳法，已經到了爐火純青之境，摟、打、騰、封、挑、撥、拍、壓，太極十三式運用得十分純熟，眞個是寓至剛於至柔，以四兩壓千斤，揮洒自如，從容不逼，那滿面虬髯的中年漢子呢？他用的却是關東長拳法，攻勢十分迅猛，氣力雄渾，迅如猛虎怒獅，動若長江大河，他的功力顯然在對手之上，把那使太極拳的中年漢子，逼得連連後退！

史劍虹跑近二八六七丈距離，他知道兩個人之中，必定有一個是那匹禿馬的主人，所以禿馬才這樣着緊，史劍虹高聲大叫：「兩位兄台同是漢人，何苦自殘同輩，快快停手！」誰知這兩人却是充耳不聞，史劍虹喊了一遍，那貌相陰鷙的虬髯老頭子，陡的扭轉頭來，暴聲喝道：「小畜生！我們打架，關你娘的屁事？快趁早給我滾，不然的話，連你這小子也宰了！」

原來這兩個不是別人，那使太極拳的中年漢子，正是江南太極名師江逢春（卽是江虎兒的父親），至於叱喝史劍虹的陰鷙老頭，就是江逢春一家要躲避的仇人黑陰手奚振！（至於這兩個生死對頭，怎樣會由遙遠的哈密，一追一逐，直到托克托河邊呢？此刻暫時保留，下文再說。）史劍虹聽見這老頭子目光險惡，說話强横，不禁心中有氣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不過是個過路人，那個愛多管閒事？不過你既然這樣說，我偏要管一次，看招！」話才出口，舉手一掌，使了一招玄玄拳法，「玉女揮弦」，猛向奚振左肩打到。

那奚振是有名關東三煞之一，當年和江逢春結下不解之仇，十多年來，遯居遼東塞外，孜孜苦練，黑陰手的功夫，已經有八九成火候，狠辣已極，所以連江逢春這樣成名人物，也不是他的敵手，畏如蛇蠍，史劍虹雖然得天獨厚，傳了父親許多武功，畢竟年紀青青，功力還淺，比起奚振本人，造詣還有距離，不過他生性任俠，少年心性，想到便做罷了。史劍虹一掌劈過來，奚振怒喝一聲，回掌一架，兩股掌力一交，拍拍兩聲大响，史劍虹登時臂膊發麻，掌沿和虎口震得麻辣辣生痛！身子也不由自主，倒退了兩三步，少年英雄禁不住勃然大怒！

江逢春先前被奚振的黑陰掌力，壓迫得透不過氣來，史劍虹出招疾攻，奚振回手相架，江逢春趁

勢改守爲攻，左臂一拂，右手一絞，用了一着「野馬分鬃」，猝擊敵人小腹，那知道奚振的武功煞是厲害，江逢春的太極拳法，遠不及他，如果只守不攻，還可以支持些時，萬一搶攻的話，那就要自取敗辱了！江逢春這「野馬分鬃」之勢一使開來，奚振突然雙手一伸，使出關東長拳裡面的大擒拿法，「烏龍探爪」，一下抓住了江逢春的腕肘，史劍虹一見之下，不禁大驚，雙脚一起，用了着「燕雙飛」，猛向奚振腰肋踢到！

奚振握住了江逢春的手，史劍虹這兩脚踢來，他變了無從招架，好個黑陰手奚振，不愧是關東長白派裡的高手，兩腿一盤一絞，抓住江逢春的兩手，絲毫不放鬆，下半身却像紙片也似的直蕩起來，史劍虹這兩脚踢了個空，用力太猛，幾乎跌落河岸的淤泥裡！他急不迭忙的一輕身提氣，反手一掌，「移星運斗」向奚振的右肩劈落，這一下是地缺翁圖譜裡面的妙着，拍的一响，打中奚振的肩井穴，



史劍虹策馬奔前，見淤塞的河床上有兩條人影兎起鶻落的苦戰。

奚振估不到對方年紀輕輕，掌法這樣神奇莫測，這一掌還算史劍虹的功勁，練得不大到家，不然的話，單單是這一下，就可以把他的胳臂打折了！

黑陰手奚振吃了史劍虹這一掌，雖然不曾受傷，也是疼痛非凡，他在負痛之下，兇性陡起，把江逢春向上一提，正要提臂向上一拋，要想把江逢春摔落托克托河河水之中，如果江逢春讓對方順勢擲進河裡，河水很淺，決定淹不死人，頂多弄得一身水濕，又何至有折臂之禍？可是他仗着自已練過幾年踢腿神樁的下盤功夫，奚振把他向上一抽一提的時候，江逢春使出千斤墜身法，雙脚釘牢地面，全然不動，奚振心頭火起，他陡的把抓住仇人的手腕一鬆，左掌閃電也似的翻起來，照準江逢春的肩頭惡狠狠的一劈，拍的一响，竟把江逢春的右臂骨齊膊打斷！江逢春慘叫一聲，當堂暈了過去！

史劍虹看見自已一掌打敵人不倒，黑陰手奚振反而把江逢春的右臂劈折，不禁又驚又怒，一聲大喝，接連使出地缺翁圖譜的絕招來，「手揮五弦」、「推衾送抱」、「三星逐月」，刷刷刷連放三招，半拳半掌，虛實莫測，奚振本來還想加上一脚，把昏迷在地的江逢春踢入托克托河裡，可是史劍虹的攻勢疾若雷霆，叫他不能够不招架，奚振使出關東派的「飛紫功」來，左閃右竄，連避三招，史劍虹趁勢一竄步，擋在奚振和江逢春二人的中間，奚振見對方一意迴護自已的仇人，十分憤怒，當下更不打話，把六十路關東長拳施展開來，向史劍虹着着進攻，有如狂風驟雨，史劍虹竭力抵擋，兩個又在河岸淤泥之上，翻翻滾滾，展開了一幕有聲有色的龍虎鬥。

如果論起兩個人的本領，黑陰手奚振的武功造詣，原本在史劍虹之上，可是史劍虹雖然火候還淺，畢竟年青力壯，奚振和江逢春苦鬥了半日，精力已疲，對手又是個生力軍，一消一長，變了扳成

平手，話雖然這樣說，奚振的關東長拳法也很猛辣，力大招沉，每一下出手都暗藏着厲害的擒拿法，專抓人身手足關節部位，史劍虹用盡綿、軟、小、巧的身法跟他週旋，兀自守多攻少，兩下跳高竄矮，攻虛搗隙，鬥了七八十合，奚振陡的一聲大喝，拳法一變，關東長拳變了通背拳，左手駢指如戟，着着撞向敵人穴道，右手忽拳忽掌，虛實相乘，還夾雜着使出一兩下黑陰手法，所謂黑陰手是一種陰柔狠辣的掌功，似柔實剛，表面上一掌打來，輕飄飄的，全不着力，可是那一股後勁，凌厲異常，如果稍一疏神，中在身上，隔肉碎骨，他這一改變拳法，史劍虹馬上支持不住，步步倒退。

第十回：俠心熱腸江渚逐一兇

因爲史劍虹的內功造詣，根本是及不上奚振，如果是比鬥刀槍拳脚，還可以藉着靈活小巧的身法，避重就輕，可是一撞上內功打法，便無所施其技了！何況兩人相鬥所在，不過是河岸上一段兩丈多長的乾燥泥地，除此之外，左右兩邊是潮濕的瘀泥，一脚踏上，就要泥足深陷，不能自拔，史劍虹爲了護持着江逢春，背後向着托克托河，正面的路，又給奚振攔擋住了，形勢更加不利，所以奚振一變換了拳法，史劍虹立即覺得對方掌風一次比一次加重，籠罩着自己全身和左右退路，好比一座無形山岳，小英雄把心一橫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滴溜溜的一個轉身，錚錚兩聲，拔出自己佩帶的斷虹劍來，嗤的一响，「迅雷貫木」，猛向奚振胸口刺去。

奚振看見對方情急之下，拔出佩劍，不禁哈哈一笑，他却是昂然不懼，把黑陰手揉合在通背拳和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裡着着進取，史劍虹動用寶劍，不但沒有扭轉逆勢，反而覺得對方雙掌打出來的無形勁力，越發加強，「雷電披風劍」劍招才一施展，劍身立即被一種無形勁力罩住，奚振掌向左牽，自己的劍便跟着左旋，奚振掌向右圈，自己的劍也跟着向右轉，像這樣的被動挨打下去，遲早不免敗落！史劍虹暗裡叫苦，想道：「怪不得爹爹時常告誡我們不要好勇鬥狠，多管閒事，江湖上的奇士異人所在多有，這老頭子的功夫，跟癲道姑相差不多，自己這次抱打不平，一個不巧，恐怕還要把性命喪在他的手裡！」其實黑陰手奚振的武功造詣，不過比史劍虹畧爲高強一點罷了，還够不上和癲道姑

相提並論，何況他和江逢春苦鬥多時，精力消耗不少，黑陰掌法雖然厲害，史劍虹只要縮小圈子，守而不攻，儘可以支持六十七合，這種掌法最損精力元氣，數十回合之後，奚振內力一竭，小英雄便可以轉敗爲勝！可是史劍虹吃虧在經驗太淺，不明敵消我長之機，把奚振的本領，估計太高，他陡的生出急計，高聲叫道：「爹爹來了！你快過來幫助孩兒，夾攻這個惡賊！」

其實奚振的背後根本並沒有人，史劍虹這樣的一喊，不過虛張聲勢罷了！黑陰手奚振信以爲眞，立即向後面一回頭，史劍虹却用最迅速的手法，首先嗤的一响，刺出一劍，接着伸手向懷裡一探，取出兩支烏金錐來，左手一招，兩道烏中帶金的梭形光芒，分開左右直打出去。原來史劍虹兄妹在北天山隱居練武，除了拳劍之外，兄妹兩人還兼學了一手暗器，史凌霜跟母親金弓郡主練習連珠彈子，史劍虹却不肯跟妹子學同一類暗器，北天山後有一種樹名叫「鐵木」，土人叫它做「天山神木」，樹身矮小，不過三四尺高，可是木質本身堅硬異常，史劍虹得到父親的指點，把鐵木樹身上特產的一種梭刺收集起來，用藥料泡浸過，堅逾精鋼，拿來暗做器打人，勁力凌厲，可以及遠，史劍虹替這暗器取了一個名堂，叫做「烏金神錐」，上一次他和妹子史凌霜兩人，在博木齊堡以西的沙漠裡，把鐵閻羅部下的馬賊打得落花流水，用的就是這種暗器，這一次拿來對付黑陰手奚振，奚振估不到對方有這一着，他扭頭看見後面沒有人，知道上當，接着風聲一响，暗器飛來，他要用「鐵板橋」身法躲閃，已經來不及了！嗤的一响，左肩頭着了一支烏金錐，皮破血流，黑陰手奚振以爲自己中了毒藥暗器，那裡還有心戀戰？立即轉身逃跑，史劍虹哈哈大笑！

這時候江逢春已經在地上甦醒過來，看見史劍虹把仇人打跑，心裡十分感激，可是折斷了骨頭的

右肩，陣陣劇痛，痛得他的面上，完全變了顏色，史劍虹回轉頭來，看見江逢春這個樣子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蹲下身子問道：「尊駕怎樣？可是中了毒砂掌嗎？」江逢春呻吟指指自已肩頭，史劍虹定睛看時，原來青腫了一大塊，右臂的上半截皮肉亮晶晶的，紅中帶黑，十分奇特，史劍虹立即向兜囊裡取出傷藥，江逢春斷斷續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這個不行，你把你的劍借我用一用吧！交給我的左手。」史劍虹以爲他要自殺，連忙勸道：「你要我的劍做什麼？螞蟻尚且貪生，何況……」江逢春不等史劍虹說下去，立即截住他的話頭道：「兄台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要尋死，你要借劍給我，才可以救回我的命？」史劍虹聽見他這樣一說，只好把斷虹劍拔出來，交到江逢春的手裡，江逢春把牙關一咬，陡的用左手提起劍來，向自已的右肩一切，斷虹劍斬金削鐵，何等鋒利，劍光一閃，江逢春居然把自已的右臂，硬生生的砍斷！

史劍虹估不到江逢春居然來了這一手，不禁大驚失色！他把右臂齊膊砍了下來，血如泉湧，史劍虹立即取出金創藥來，敷治在斷肩的傷口上，又撕裂了兩幅衣襟，緊緊包紮，忙亂了好一陣，江逢春方才流血停止，人也甦醒過來，史劍虹道：「尊駕怎的要把臂膊切斷！這樣一來，豈不是終生殘廢嗎？」江逢春苦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有所不知了！我中的黑陰掌，雖然並沒有毒，却比有毒還要狠辣，因爲黑陰手這一門功夫，打在身上，着掌之處皮肉不損，骨頭已經糜碎，碎骨跟着瘀血混合一起，六個時辰之內，運行全身，這人受盡痛苦，要過一兩年方才死去，我不把臂膊砍了下來，性命就保不住了！咦！小兄弟，你騎了我的馬來嗎？」史劍虹聽了醒悟過來，原來自已在颶風後找着那一匹馬還是他的，怪不得牠嗅着主人氣味，立即馱着自已奔向托克托河邊了！像這樣忠心的坐騎，眞正罕

見！史劍虹不由自主的扭頭一望，只見那匹陷在泥沼裡的禿馬，已經停止了嘶叫，似乎知道主人脫險，歡嘯不已！

小英雄向江逢春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坐了你的馬到來的，咦！我幾乎忘記了，牠還陷在泥裡呢！」史劍虹立即跑回淤泥那邊去，首先在河岸上搬了十幾塊大小不等的石頭，拋在泥濘裡面，鋪成一條道路，然後輕身提氣，脚尖點着石塊，一步一步的跳到馬的跟前，然後伸出左掌托住馬腹，運足內力，喝了聲：「起！」蒲的一聲，竟把這匹馬的兩隻前蹄，拔離泥沼，那馬十分乖巧，立即把雙脚一蹬鋪在面前的石塊，借力一縱，連兩隻後蹄也由泥漿裡拔出來，腰身一躬，竄到乾燥的土地上，方才免了泥足之困，牠立即跑到江逢春的面前，不住用嘴嗅他，表示親熱。史劍虹看在眼裡，十分慨歎，江逢春扶着馬頸，顫巍巍的站起身來，向史劍虹謝過救命之恩，史劍虹見江逢春面孔枯黃，全無血色，連站立脚步也不穩，搖搖欲墜，心裡非常不忍，問道：「尊駕是由那裡到來的呢？剛才跟你惡鬥的老頭子，和你有什麼大恨深仇？能不能够見告？」江逢春面現愧色，回答道：「老弟年紀還青，却這樣的俠心熱腸，可欽可敬，在下名叫江春逢，是江南蘇州人，那仇人名叫黑陰手奚振，是關東長白山三煞之一，有名心黑手辣，至於他怎樣跟我結下血海深仇，話可長啦！二十年前，我本來住在江北揚州，因爲我的太極拳法，薄負時譽，在家中鋪了一個把式場子，教授徒弟，有一年，這姓奚的由關東到江南，路過揚州，看見我教徒弟太極拳法，他忽然笑了起來，說這些拳法軟洋洋的，只合婦人女子打架之用，我當時年少氣盛，一聲不響，縱步上前，使了一着太極雲手，把姓奚的拋出一丈以外，跌得頭青面腫，他才知道撞了硬釘子，由地上跳起來，說了幾句狠話，便自掉頭不顧去了，我當時並沒

有把他放在心上，事後也淡然忘記，那知道過了五年，這姓奚的不知由那裡練了一手毒砂掌法，再到揚州，找上我的家門，恰好我那時有事到了鎮江，並不在家，姓奚的不由分說，借故吵鬧，跟我的家人動起武來，一連打傷了我家四個下人，這還不算，還把我一個不懂武藝的小舅，用毒砂掌打斷腿骨，變成殘廢，不久我由鎮江回來，聽見這個消息，勃然大怒，要找尋他，那知道奚振有事返回關東去了，那時候我娶妻不久，新婚燕爾，看見內弟給人打傷，異常忿怒，在妻子慫恿下，跑到關東去，走了幾個月路，到了山海關外，到處訪查，知道奚振是錦西縣人，還有祖居在錦西城外的七里屯子，我立即跑到姓奚的家裡去，恰好奚振本人不在，我也是一時怒火中燒，以牙還牙，把姓奚的父親一掌打死，事後回到江南，覺得十分懊悔，因爲像這樣的互相仇殺，冤冤相報何時了！索性搬離了揚州，就在蘇州住下，以爲可以避過姓奚的耳目，誰知道始終躲避不開，隔了十五個年頭，終於被姓奚的找着我在蘇州城的居處，他這次並不拿我的家人出氣，黑夜上門，單打獨鬥，兩人一比之下，我居然不是他的對手，好在我先前有了準備，外衣底下穿了三重鋼絲背心，僥倖逃過一次殺身之厄，還騙過了對方耳目，我自知這假局只可維持一時，立即捨棄住屋家業，携帶愛妻稚子，遠走邊荒，要投奔一個隱居西北的師叔，求他援手，那知到了那兒，師叔還未找着，奚振已啣尾追來，我看見勢色不對，立即吩咐愛子策馬先逃，夫婦兩人合力迎戰，一場惡鬥，我妻子被奚振用黑陰手法打死，我當時也負了傷，眼看難以倖免，恰好這時候沙漠裡旋風陡起，刮起一陣風沙來，迷住視線，我方才僅以身免，後來我躲在一個牧人的帳幕裡養傷，足足過了兩個多月，然後復原，那知剛才痊愈了三天，姓奚的不知道由那裡得知我的下落，找到那牧人的帳幕來，不由分說，把收容我的牧人，一家幾口完全殺死，我

雖然怒火塡胸，但知道不是對方敵手，如果跟他相鬥，只有白白送命，立即策馬飛逃，姓奚的鍥而不捨，苦苦追尋，我知道要想逃脫他的毒手，只有向沒有人烟的所在奔跑，對方沒有人查探，自己方才可以保存性命，新疆口外沒有人烟的地方，只有亘古積雪的北天山，我便朝着天山跑去，誰知禍不單行，還不會到達天山下，便遇着了颶風，自已的坐騎在風中吹散，沙漠中沒了馬匹代步，簡直是死路一條，只好望着有河流的地方跑去，那知到了這段河岸，却和仇人遇個正着，苦鬥了大半天，你便騎了我的馬趕來，至於以後情形，不用我再說了！」江逢春疲累已極，說了這一連串的話，冷汗如瀋，氣息吁吁不已！

史劍虹聽見了江逢春妻死子散的經歷，不禁連連扼腕，可是他猛然醒起一件事來，叫道：「不好！江老前輩，我們趕快離開這裡！」江逢春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老弟，可有什麼事呢？」史劍虹道：「我剛才給了那姓奚的一下烏木神錐，並沒有打中他的要害，我的暗器是沒有毒的，奚振負傷不重，半日之間，必定趕回，說一句老實話，如果硬打硬拚，我並不是他的敵手，如果不及早離開這河岸，姓奚的捲土重來，我們便難逃毒手哩！」江逢春一聽之下，恍然大悟，他顫巍巍得要爬上馬背，可是斷臂時候，失血太多，氣微力弱，不能縱上，史劍虹不再客氣，縱步上前，一手把江逢春挾了起來，跳上坐馬，兩人一騎，驅着馬向回頭路走，還算史劍虹聰明機警，及早離開。他兩個走了不到一頓飯時候，奚振眞個再次追來，這是後來的話不提。

再說史劍虹跨着沒有鞍韁的秃馬，扶持着江逢春向前直走，走出幾十里路，晚風陡起，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，沙漠裡的氣候，晝夜相差很大，日落之後，冷風刺骨。史劍虹暗裡着忙，因爲這托克托

河岸一帶，完全是沒有人烟的曠野地帶，窮山惡水，很少有牧人到來，自己帶着一個受傷的人，決不能够幕天席地過夜，恐怕不到三更時候，江逢春已經冷僵送命了！小英雄望着升起的夜幕，十分焦灼，江逢春看出他的心意，吁了一口氣道：「小兄弟，我今後已經是個殘廢人，最放心不下的，還是逃生了的兒子，萬一我江某人有三長兩短的話，老弟熱腸過人，替我把他找着，把爹爹的死訊告訴他吧！」這位老英雄估量自己難以活命，將自己兒子江虎兒的口音年貌，舉止特點，一一向史劍虹說了，（他不知道江虎兒到了伊犂，另有遇合，給狄鵬舉收了做書僮呢！）史劍虹十分傷感，他偶然抬頭向遠處一望，忽然看見黑夜茫茫的地平線上，升起六七點篝火來，不禁大喜，叫道：「天無絕人之路，那裡有一大羣牧人哩！」

江逢春聽說有大羣牧人，不禁精神一振，就要縱馬上前，史劍虹到底細心，他猛然想起托克托河岸一帶，並不是水草豐盛的地方，平日罕見人跡，今天晚上，怎會突如其來的來了一大批牧人？這件事顯然透着可疑了！他便向江逢春說道：「老前輩不要聲張造次，這一羣是不是牧人，現在還不敢決定，讓我一個人上前看看吧！」江逢春一想也是，答道：「老弟說得有理，小心駛得萬年船，只是偏勞老弟，問心難安罷了！」史劍虹道：「前輩，大家都是患難之交，何必說這些客氣話！」他立即跳下坐騎，吩咐江逢春也下馬，人馬同時伏倒在沙丘背後，自己施展陸地飛行功夫，輕登巧跳，脚尖點着浮沙，直向現出篝火的地方飛奔過去！

不到半晌，篝火越來越近，火光旁邊還有人影，史劍虹索性伏在地上，手足並用的向前爬進，像這樣的爬行了一頓飯時候，果然被他逼近火光一箭以內的距離，史劍虹一看之下，不由嚇一大跳！

原來圍坐在火堆旁邊的，並不是普通牧人，竟是一羣反穿毛皮衣褲的粗獷漢子，換句話說，竟是一羣馬賊，史劍虹以前曾經跟鐵閻羅手下一班馬賊交過手，一看這羣人的裝束神態，舉止言語，心中便自瞭然！只見這羣馬賊大約有五六百人，紮了好幾十個營帳，大家圍在火堆旁邊，喝酒吃肉，一邊吃喝，一邊說話，原來這一班馬賊正是紫判官褚廣雄手下的盜黨，他們接了鐵閻羅的綠林令箭，由天山南路奔馳到這裡來，在野地裡紮營，他們說的全是關於史劍虹兄妹的話，只聽見這班馬賊七嘴八舌的說：「兩個乳臭未乾的小狗男女，有多大的能耐，怎會把鐵閻羅手下幾百名弟兄殺得落花流水？連康成澤本人的耳朵也砍了去，太過不中用啦！」史劍虹暗裡冷笑道：「連你們也未必中用，如果跟我爲難作對，也一樣要切下你們的耳朵呢！」

倘若換了平日，或者有史凌霜在他的旁邊，史劍虹少不免會靜悄悄的過去，給這羣馬賊開個玩笑，可是他想着自己只得單身一個人，又要照顧受傷的江逢春，小英雄當然不敢打草驚蛇了！史劍虹望着賊黨興高采烈，大口的喝着馬乳酒，他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心想今天晚上，縱然找不着投宿的地方，自己趁着馬賊們烤火飲酒的時候，靜悄悄的潛入他們的帳篷裡，偷竊一點酒食，最妙不過是偷他兩瓶馬乳酒，這種酒十分烈性，能够叫人喝了全身發燙，如果給江逢春喝了，也可以捱過一個寒威冷冽的晚上，史劍虹主意決定，一路蛇行鶴伏，繞過衆馬賊圍爐飲酒的地方，手足並用，直向賊黨的帳幕爬去。

這天晚上，彤雲掩月，朔風怒號，草原上漆黑無光，賊人燃燒的篝火只可以映近，不能及遠，黑暗掩蔽了史劍虹一切行動，他神不知，鬼不覺的迫近了賊人的帳幕！

這時候紫判官手下一班馬賊，完全集中到曠地裡飲酒，並沒有一個人留在帳幕裡面，史劍虹如入無人之境，他到了有隱蔽的地方，立即跳起身來，用最迅速的身法，一連搜索了幾座帳篷，果然被他找着了一隻生牛皮做的皮筒，裡面裝滿了馬乳酒，史劍虹不禁大喜，又向另外一座帳幕裡偷了一口袋乾肉糧食，他把盛酒的皮筒斜斜掛在肩後，把糧袋挾在肋下，繞出後營，一口氣跑出半里以外，兜了一個大圈子，方才返回江逢春埋伏之處，只見他凍得面孔發紫，差一點便凍僵了！那匹義馬卻倚在他的身邊，給主人傳遞暖氣，史劍虹吃了一驚，立即取下盛酒的皮筒來，拔去筒蓋，給江逢春一連灌了十幾口馬乳酒，江逢春方才微歎一聲，手脚恢復活動，他立即開口問道：「老弟，前面點火的是牧人嗎？」史劍虹搖頭道：「那裡是甚麼牧人？不過是一班在沙漠裡月黑殺人，風高放火的馬賊罷了！」他把刺探賊人虛實，以及入帳幕偷取酒食的情形說了一遍，江逢春不禁大失所望！

史劍虹道：「照這情形看來，今天晚上，咱們沒有法子找着睡宿的地方了！不過有這一皮筒馬乳酒，也可以捱過漫漫長夜，明天再打算吧！」江逢春苦笑一聲，不再說什麼話，史劍虹卻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說道：「老前輩，這裡風大，而且靠近馬賊營地，不大妥當，咱們找過一個藏風聚氣的地方吧！」原來在沙漠草原上行走的旅客，如果被颶風刮走了營帳，或者是一個人落單散了羣，到了晚上，一無炭火，二無帳幕，經過一夜寒冷，必定凍僵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挖掘一個淺坑，人躲在坑裡，捱過一晚。因爲坑洞到底是藏風聚氣的地方，人在裡面，決不會冷僵哩！史劍虹扶江逢春上馬，慢慢地向前走，打算找個沙質鬆軟的地方，挖掘坑洞，剛走出十幾里路，忽見遠處一座沙丘下，現出一點火光來，江逢春咦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奇怪！這裡也有篝火，莫不是馬賊的同夥嗎？決沒有這個道

理！」

史劍虹也覺得十分納罕，在寒夜凜冽的草原上，怎的會升起火光來，難道是失羣落了單的旅客不成？小英雄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對方如果只得一個人，自己和江逢春兩個，大可以走上前去，套套交情，跟他一同烤火取暖，好在自已身邊有偷自賊人的馬乳酒和乾肉，如果投機的話，大可以請他吃一點，史劍虹想到這裡，更不猶豫，立即跳下馬來，把江逢春挾着，一步步的朝着火光走去，等到距離漸近，史劍虹一看之下，不禁咄咄稱奇！

原來那生火的地方，是一個臨時挖成的土坑，土坑邊放了幾塊石頭，坑中大抵堆着許多晒乾了的牛馬糞，升起火來，火光很旺，石上架了一口白銅鍋，一個身穿反毛皮衣襖，滿面濃髯繞頰的人，蹲在火堆旁邊，彷彿在那裡煮着東西，火堆旁邊還放了好些瓶罐，史劍虹看那人鷹目隆準，年約五旬，皮膚作古銅色，似乎不是漢人，最奇怪的就是他那一隻左手，倒剪背後，用蔴繩綑綁了，也不知道他是自已綁的還是被別人綁的，只用一隻右手做事，生火添水，忙個不了，舉止甚是敏捷，史劍虹暗自納罕，他立即上前叫道：「喂！朋友，你在這裡煮些什麼東西，我們是迷了路的人，要過來借點地方烤一烤火，想來也可以吧！」

那濃髯漢子卻是蹲在火堆旁邊，連頭也不向後回望一下，對史劍虹的話，充耳不聞，史劍虹暗裡奇怪，心想：「這人怎的這般無禮！」他看了看那人的顏面，恍然大悟，想道：「原來他是個蒙古人，我向他說漢人的言語，難怪他半句不懂，懶得回答我哩！」史劍虹在天山居住，跟着父母學會了西域許多種地方言語，像蒙古語、哈薩克語、維吾爾語、無一不曉，他照着上面幾句話的意思，用蒙

古話說了一遍，那虬髯漢方才慢吞吞的伸個懶腰，說道：「哦！要烤火嗎？請過來吧！」

史劍虹道謝一聲，扶着江逢春走到火堆旁邊，那虬髯漢子却連正眼也不向他倆瞧一瞧，只顧煑着鍋裡的東西，小英雄嗅着鍋裡傳來一種濃厚的肉香氣味，不禁飢腸轆轆，食指大動，立即問道：「朋友，你鍋裡煑的是什麼東西？」那虬髯漢仍然頭也不抬，答道：「哦！那是駱駝的肉峯哩！」

他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史劍虹和江逢春不禁大吃一驚！原來駝峯就是駱駝背後隆起那一塊肉，自古以來，稱爲天下美味，古人列爲八珍之一，（所謂八珍，就是龍肝，鳳髓，熊掌，猩唇，駝峯，象鼻，豹胎，飛鯉。龍與鳳已經絕種，何來肝髓？大抵是文人幻想渲染之筆，飛鯉就是跳龍門的鯉魚，其實是山西龍門峽附近的黃河鯉魚，因爲水流湍急，捕捉不易，所以也列爲八珍，至於熊掌，猩唇，駝峯，象鼻，豹胎五珍，幾十年前，一般人吃滿漢筵席還可以吃到，現在相信很難了。）尤其是西北大漠一帶，駱駝又名叫沙漠船，是旅客最重要的代步牲口，西北有一條不成文的規例，嚴禁宰殺駱駝，犯例的與殺人同罪，只有王公酋長一類人物，歡宴嘉賓，方才可以炙駱駝峰饗客，史劍虹禁不住說道：「咦！你宰駱駝來吃，如果給人見了，眞正是不得了啊！」

那虬髯漢子聳了一聳肩頭，說道：「胡說！有什麼不得了？天生萬物是給人吃的，咱們可以吃馬牛羊，怎的不可以吃駱駝？犯什麼法？哼！」他說到這裡眼光才向二人一瞥，忽然看見江逢春面色萎黃，折斷了一隻臂膀，不禁愕了一愕，問道：「咦！你的手臂怎的斷了？」

江逢春面上一紅，不禁期艾說道：「哦！那是幾天以前，在沙漠裡遇着馬幫，衆寡不敵，被他砍折了一隻臂膀……」他還要說下去，這虬髯客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不用說下去啦，我最討厭人說打

架的事，一個人不懂得武藝，多麼清淨？大海裡淹死的人，個個都是會游水的，瓦罐不離井上破，閒話少說，來來來，你們不怕犯法，就過來吃一點駱駝肉吧！」史劍虹聽見這虬髯漢子說話雖然是半瘋半癲的，却是大有至理，同時看出對方，分明是一位風塵異人，點點頭道：「足下既然盛情相邀，這裡山高皇帝遠，有什麼犯法不犯法？恭敬不如從命，江老英雄，來，咱們吃一塊駱駝肉！」虬髯漢拍手笑道：「這樣才是好漢子！來呀！不用客氣！」他說着把鍋蓋一掀，熱氣蒸騰，肉香更濃，江史二人食指大動，虬髯客打開那些瓶罐，原來盡是些調味品，油鹽醬醋之類，史劍虹暗裡詫異，在這窮荒大漠之地，這虬髯漢子由那裡弄來這些東西？只見他拿出兩雙竹筷來，遞給江史二人，自己也拿了一對竹筷，笑道：「來啊！咱們吃了再說！」虬髯漢只說了這句話，便用竹筷夾起一塊駝峰嫩肉，放在口裡大嚼，史劍虹有生以來，還是第一次吃駱駝，他跟着夾了一塊駝肉放在口裡一咬，但覺脂膏四溢，芳留齒頰，失聲說道：「美味美味，想不到駱駝這樣好吃！」

虬髯漢喜上眉梢，笑道：「小子！天下好吃的東西正多着呢！」他的食量煞是驚人，頃刻之間，一連吃了六七塊駝峯肉，江逢春看了十分駭異，史劍虹忽然說道：「我這裡有一皮筒馬乳酒，尊駕要不要喝？」

那虬髯漢聽了一個酒字，霍地由地上跳起來，叫道：「小子！你何不早點說！」劈手一把，奪過盛酒皮筒，打開筒蓋，骨都都，一氣飲乾了半筒酒，方才點頭幌腦的說道：「好酒好酒！有酒有肴，斯樂極矣！」江逢春見他喝酒這樣猴急，偏偏說出這樣文縐縐的字句來，不禁失笑，史劍虹道：「不敢請問尊駕高姓大名，閣下是漢人還是蒙古人呢？」說也奇怪，史劍虹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虬髯漢的

面上勃然變色，說道：「小子！今天晚上咱們不過是萍水之交，有酒喝酒，有肉吃肉，說這些掃興的話做什麼？你要查三代跟我攀親嗎？小子！我沒有女兒嫁給你啊！」

史劍虹被那虬髯漢子一陣搶白，不禁面紅耳赤，江逢春看出這虬髯漢脾氣古怪，連忙接口說道：「兄台不要誤會，我這一位朋友不會說話，對對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無錢明日憂，來來，大家喝一杯酒！」虬髯漢聽見江逢春這樣一說，方才息怒，笑道：「好啦！你說的話還有意思，我看你折斷了一隻臂膀之後，方才會說這樣的話吧！」江逢春聽了他這幾句話，弄到哭笑不得！史劍虹仍然不灰心，打算用旁敲側擊的口吻，問對方怎的要用蔴繩綁了一隻手臂？詎料黑夜的草原上，突然响起了一陣驟雨也似的馬蹄聲來，蹄聲得得，打破原野的沉寂。

（欲知後事如何・請閱第三集）

子母離魂劍（二集）

著作者：金　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

1750.80.70

Printed in Hong Kong